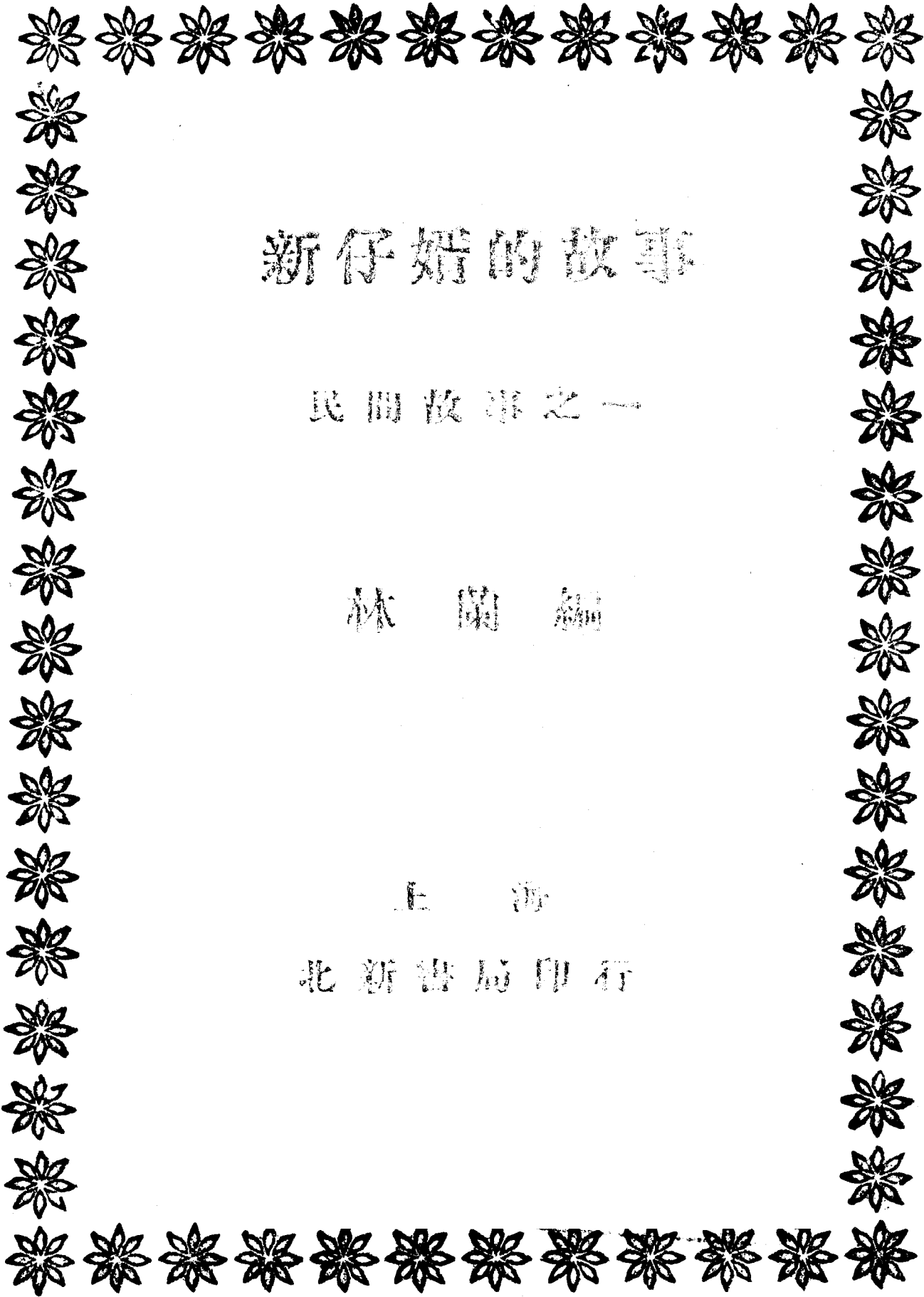




林蘭女士編

北新書局刊



新仔婚的故事

民間故事之一

林蘭編

上海

北新書局印行

目錄

新仔婿的故事·····	一
徐翁的三個女婿·····	三
窮女婿·····	五
三女婿·····	二四
愚人作駢馬·····	二六
丈母的屁·····	二九
搗蛋女婿的故事·····	三一
窮漢祭岳丈·····	三七
三女婿·····	四三

一、	一、女許三婿	四八
	奪銀瓶	五四
	呆女婿故事	五七
一、	一、纏夾	五七
二、	二、夜晚撫摩着的	五九
三、	三、酸枝雀兒出了酸枝恭兒	六〇
四、	四、人愈不會你愈擰人	六一
五、	五、這除非你老用	六四
六、	六、牛腿有末拿一隻來	六六
七、	七、岳母拚頭胡千大萬	六九
八、	八、斤二兩	七二

九、偷走了莫拘禮	七三
十、州裏不會府裏會	七七
十一、不識路	八一
獸子的故事	八三
一、	八五
二、	八八
三、	九〇
贛的學生	九一
話白相	九四
笨兄弟	九九
呆兒子的故事	一〇二

呆妻的故事	一〇六
一、	一〇六
二、	一〇八
實踐故人的話	一一〇
笨兒子的故事	一一一
一、	一一一
二、	一一三
笨僕的故事	一一四
書獃子	一一六
獸小子	一一八
獸兒子	一二〇

獸兒子·····	一一二
鄒二癡子的故事·····	一一三
呆子偷呆子的洋錢·····	一二五
兩個麻木的人·····	一二七
盤古以來·····	一二九
蠢媳婦·····	一三〇
張五麻子的故事·····	一三二
一、	一三三
二、	一三三
三、	一三四
四、	一三六

五。

一三八

六。

一四〇

沒有常識的弟弟

一四四

多來人

一四七

錢癡的漢子

一五〇

愚夫賣豬的故事

一五二

饑媳婦

一五九

不幸的近視眼張心

一六一

一、一隻黑狗

一六一

二、從門縫裏射出來的燈光

一六二

三、蕎麥地

一六三

四、『勺勺木菜瓜』(勺勺是人在高處墮下的意思)	一六四
五、吃狗屎	一六五
六、復仇	一六六
七、蠅子作祟	一六七
八、上了儉省的當	一六八
九、再拿一張烙模	一六九
十、又打爛了一個罐子	一七〇
十一、鎖住了張心的眼皮又投破了鼻孔	一七一
近視眼·····	一七二
小近視眼的故事·····	一七二
近視眼·····	一七五

近視眼……………一七七

近視眼……………一七八

新仔壻的故事

L L

一個鬚髮皆白的老人，有三個仔壻：長的痾腰，次的拐腳，小的獨目。

一次，這老人八秩，三個仔壻都來慶壽。

在鵲笑鳩舞的廳中，三個仔壻的轎都到了。

長壻下轎後將頭俯下，手拿着灰炭，在地上亂寫說，「寫字上客廳，寫字上客廳。」

接着次壻以右手按那拐的足，踐踏地上的灰炭說，「俺哩來拭去，俺哩來拭去。」

接着小堦以手掩那獨的目。頭向他處說，「俺哩唔去看，俺哩唔去看。」

「註」拐脚，跛足也。哩，語助辭。

徐翁的三個女婿

張葆中

徐翁的三個女婿，各人都有一種惡習慣。大女婿劉範生了一頭癩瘡，癢得整天不住的抓。二女婿陳幹得了寒噤病，整天老愛打寒噤。三女婿黃素得了流鼻涕的病，每天老愛擦鼻子。有一天，徐翁過生，來了好些客人。他三個也覺得自己的樣子太不雅觀，未免貽人笑話。到了那天，就約定大家開始在這一天把惡習慣除掉，所以到丈人家大半天，舊態都沒露出。到了夜裏，大家都喝上幾杯酒，老劉的頭可癢得非常利害，真是不能不抓了；老陳的寒噤，也跟着要起了；老黃的鼻涕已經要下來了。大家想來想去，真是再沒法堅持了：就私下打个

照會。老劉忽然把眉愁着說：我今天從山下走過，看見一個奇怪的動物，它的頭上都是角，這邊極來，那邊極去，真是奇怪極了！說着把手往頭上亂抓一陣，他的癮可算過了。老陳想真是好法子，連忙把身子搖動，很痛快的打了幾個寒噤，說：咦！這麼奇怪？要是我看見，還會打寒噤呢！老黃看見，私自說機會到了，也大聲讓起來，你們的胆子也未免太小了；要是我看見，還要拿箭去射它呢！說着，把手向鼻上一擦，鼻涕也擦乾了。

窮女婿

張豁然

錢家有三個女兒，大女嫁給有勢的王紳士，次女嫁給有錢的李少爺，三女却嫁給一個窮苦的鄉下老。錢婆說：『三蹄子本來心好強，却是命不好。』錢翁說：『張家娃兒窮醜相，看了總使我煩惱。』

第二年，三個女婿都來給錢家拜年，王紳坐來的轎，李少騎來的是馬，張三却提了些粗糕濫麵，一步步的踏了進來。錢翁迎了出來說：『大姑爺請在客堂坐，喝茶，』錢婆笑了出來說：『二姑爺請在書房玩，燒煙。』張三却沒人張羅，呆呆的在門口立着。還是知趣的長年，出來招呼他，才到廚下去幫着挑水燒鍋去了。

吃飯了，王紳李少都在客堂裏坐了上席，錢翁錢婆都在兩邊陪着，『請酒，』『請菜，』他倆不住的把火腿香腸，向女壻的碗裏送；還說了些青年人愛聽的故事給他們聽，張三却同長年們在門口的一席，桌上是些青菜蘿蔔。他的妻子幾次給他丟臉色，教他回去，張三却被餓神的要求，紅着臉坐了下來，混亂的吃。轎夫說：『張三好搶嘴，谷飯堆尖尖。』馬夫說：『張三不講禮，好菜不住拈。』張三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祇聽得呼呼呼湯和飯在喉管的流動聲。直到錢老將王紳李少送出門時，才勉強把碗放下。

『大姑爺不要嫌，多耍兩三天。』錢翁拉着藍呢轎說。

『二姑爺簡慢了，多半沒吃飽。』錢婆拉着綠轎頭說。

『謝岳父，謝岳母，我們都有緊要事。』王紳李少都各自回去了。

「謝謝岳父，謝謝岳母，」張三也跟着過來向錢老作揖。

「謝謝爹，謝謝媽，你兒也要回婆家。」三女也含淚向錢老作揖。

「……爹！……媽！……」了環僕婦們將大女二女擁到轎前，錢老忙着迎了過去。張三和他的妻子，也乘着這個當兒，回家去了。

「窮人氣大，」張三自然不是個例外。他常同妻子商議報仇，都沒什麼好方法。那天，他忽然想了一個妙計，也沒告訴妻子，就這樣行了。

「誰偷雞，爛腳根！誰吃雞，爛舌根！」張三的妻子，從外面鬧了進來。

「誰吃雞，我能知！誰是賊，我曉得！」張三心不在乎的望着天說。

『那麼，快說吧，一個大紅雄雞呢！』

『我受仙人傳授，能恰會算，你快給我舀一碗清水來。』她給他舀了一碗清水來，於是張三開始唸動真言咒語了。

『西北方，半山腰；竹林裏，有雞藏。去！快去！』張三閉着眼唸了一回，又張目瞋視着妻子，指着西北方頓脚。她飛也似的向他所說的地方跑去，果然尋着她的大紅雄雞。

那天，是錢翁的壽辰。張三催他的妻子去賀壽，自己却躺在柴堆上看家。她到了娘家，大姐二姐都先在了，大郎二郎都騎了馬來。他們有金字的屏，紅緞的對，樣樣都使三女難過。他們正吃喝得熱鬧，王家李家的馬夫，都鬧了進來。原來繫在後園的馬都不見了。這時著慌了錢翁錢婆，四下著人去尋，都得不著消息。最後三女才告訴他們，

張三會恰算，並把前回尋雞的事說了一遍。錢老沒法，祇得著人去喊張三。那知，張三却不肯來，最後還是用了藍紙金頂的轎，才把他抬了來。他這回却裝模做樣的唸了一回咒語，才說：「過對山，一小灘；兩匹馬，一樹拴！」馬夫們照他的話走去；果然把兩匹馬牽了回來。

那天縣官把印失掉了；出了一張告示說：「……有人送印來，賞銀一千二，有人來報信，賞銀八百三。……」王紳李少是常常巴結官場的人，就異口同聲的去保薦「能恰會算的土神仙張三。」縣官也就差了兩個衙役去傳他。

張三顫霍霍的問明了衙役的原尾，心裏暗暗著急。但他却計上心來，向他妻子耳邊說了幾句，就同衙役出門。

「差兄！對不起，我家起了火！」張三神秘似的說。

「沒有的事吧！」衙役驚詫而不信的問：

「一定的；我的恰算不會錯。」張三肯定的說：

他們轉來還沒走上一百步，果然煙霧瀰天，他家後面的草房燃了起來。他同兩個衙役打了一陣火，祇得又向城裏走。張三現在想不出方法了，心裏祇是自己悔恨道：前次的雞和馬，都是我自家做的，當然算得不錯。這次可不行了，算不出，還有生命的危險！「呀！……」他愈想愈傷心，失意的話，竟衝口而出。「這次說白扯謊犯了！」

「什麼？」衙役顫抖的問，同時臉色也有點蒼白。

「沒什麼，這次說白扯謊犯了！」張三重申前言。

「不瞞三爺說：印是我們兩個偷的，祇求你老人家開恩，不要給大

人知道。』衙役像審判台下的囚犯一般，誠懇的央告着。

『我早知道哪！但是，你們爲何要偷大人的印呢？』張三用嚴肅而不屑的口氣問。

『我們的差事沒辦妥，怕捱大人的打罵，所以才商議偷他的印，拋在後花園的枯井裏。誰知會惹下這樣的禍呢？求你老人家救小人們的狗命！』衙役說時，一齊伏跪在張三面前，好像不得他應允，不肯起來。

『起來吧，我知道的，我也不肯害你們。』張三恩惠似的說，拉起了兩個衙役，一同到縣衙門裏。

原來兩個衙役，一名說白，一名扯謊，他倆見張三算準起火，心裏已有幾分膽寒。後來聽得張三說出他們的名來，祇道張三知道他倆的

秘密，恐怕大人知道，性命有虧；所以互相使了一個眼色，到張三面
前央求，張三也樂得心談幾句表面話，把藏印的地方給他探問出來。

『你是張三？』

『是的，小人正是張三。』

『你會恰算？』

『小人曾受異人傳授，能恰會算，都是百不失一。』

『那麼，把印給本縣算出來，本縣重重賞你。』

『是。』張三向衙役要了一盃水，用右手中指在水面上劃了一回，
又在喉管裏哼了些咒語，才仰望着天，神祕似的說：『後花園，有枯
井；印在裏面藏，急去莫遲等。』

衙役和好些人都擁到後花園去，果然在枯井裏拾起一塊很光彩的銅

印來。於是縣官笑歪了嘴，一滴滴的白色涎沫，不住的在半白的枯鬚上晃動，半晌才恢復了原狀，賞了張三一千二百銀子，還送他一匹白馬。於是張三笑吟吟的擎着銀，騎着馬回去了。

「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現在的錢翁，想到他的三女婿了。他每天總命長年去請。那天，張三果然一身錦繡的騎了馬來。錢翁堆滿了笑的迎了出來，張三也與他虛張羅着，却把他的馬，牽進了他的客堂。

『怎樣？』錢翁不滿意的疑問。

『怎樣？』張三佯裝不知的問。

『拴馬在客堂麼？我的三姑爺！哈哈！』錢翁不自然的笑，遮過了不滿意的臉色。

「這是白日糞金，黑夜糞銀的寶馬呢！」張三莊重的說，聲音也小了一點。

「什麼白日糞金黑夜糞銀？」錢翁心裏像吃了一劑補藥似的，伸出灰黑色的舌片，很驚訝的問。

張三一面抹馬背的毛，一面告訴他馬的來歷，和接糞取金銀的方法。錢翁喜的眉開眼笑，滿心想把張三抽上天去。他健忘的心裏，也不會想起他有窮醜相的一回事。他心房裏湧出了一朵朵甜蜜的花，和真誠的笑。

不久，馬下糞了，錢翁接來，果然淘出些金顆來，夜裏下糞，又淘出些銀顆來。於是錢翁在他的心算盤上打了幾遍，覬覦起來了。他想：養了這馬，每天至少有十兩金子，十兩銀子，一月就有三百兩的

金，二百兩的銀，一年就有……十年就有……他歡喜得滴下幾點老淚，鼓着勇氣，向張三問馬的價值。張三告訴他，馬價比黃金，人參，金剛石還貴。他心絃更熱漲起來，終於願出三百銀子向張三買。張三也不答他，祇對着天花板搖頭。他祇道是價少了，祇是一百百的增加，三百，四百，……一千，……二千，三千。他伸着指頭，一聲比一聲大的叫着。張三有點微笑，而且頭也不搖了。於是錢翁以為是張三應許的暗示，即時交三千銀子給張三，教他賣給他。張三也祇得收着。第二天僱人担了銀，自己步行回家去了。

錢翁坐在客堂裏守着他的馬，並且很當心的守着；甚至馬出一口長大的氣，他都很不放心的走過去看看，直到馬下糞的時候，他才得了寶藏似的，用清水來淘洗。但已沒什麼金顆銀塊，祇有些金屑銀屑。

錢翁雖然失望，到底猜不出箇中情景。及到二次三次的下糞，連金屑銀屑也沒有，他才著慌起來，匆忙去找張三。

張三早知道錢翁要來同他吵鬧，就和妻子商議了一個計劃，把燒紅的石臼，搬到庭廊來，祇等錢翁的降臨。不久，錢翁果然怒沖沖的進來了。張三一面笑着張羅錢翁，一面命妻子燒茶。她把一瓢冷水傾在石臼裏，即時嘟嘟……的沸騰，給他泡了茶來。這時好奇的心，又驅使了錢翁。

『這是什麼？』錢翁指着石臼問。

『自滾鍋呢！』張三很平常的答。

『自滾鍋！』錢翁准進不准出的心算盤，又打起來了。他想：家裏幾桌人吃飯，要費多少柴炭。如果有自滾鍋，豈不節省這麼大的一筆

糜費麼？於是他又把馬的事放下，向張三買自滾鍋。」

「價值幾何？」

「大約三千。但三萬都買不出來，因為這是外國不易得的寶貝，還是金不換呢。」

「就是三千吧，我的三姑爺。我家人口多，正用得着。」

「那麼，一手交銀，一手交貨。」

「我們不是外人呢，哈哈！」

錢翁即時着人拏銀子來，把石臼搬回去了。但他回家時，一瓢冷水，兩瓢冷水，都不見溫熱一點。錢翁又氣恨恨的來找張三。但他才進張三的門，就聽得兩夫婦的吵鬧。他正想向前勸阻，張三却拏了一條黑色短棒，向妻子猛擊幾下，妻子就伏地死了。錢翁這時，正是火

上加油，猛烈的發起怒來。

「張……三！你……：膽敢把我的女兒打死！走！……：衙門去！……」
見官！你！……：」錢翁顫抖抖的拉着張三。

「不打緊吧，岳父！」張三很隨便的回答。

「人命關天呢！你！……：」錢翁更把張三拉緊一點。

「那麼，我給你打活吧！」張三掙脫了錢翁的手，掣了一條紅色短棒向妻子連擊幾下，妻子就應着棒立了起來。

「現在不是還給你的活女兒麼？你看！」張三指着妻子，將頭翹了一翹。

錢翁驚得呆了。他恢復了笑臉，向張三問：

「三姑爺，你究竟玩的是什麼把戲？」

「要她死，用黑的打死棒打她。要她生，用紅的打生棒打她。」張三磨拳擦掌的指着妻子說。

「賣給我吧，三姑爺。」錢翁堆着笑臉的央告。

「不！不！不！」張三祇是搖頭。

「賣給我，免得你們隨時反目。」錢翁自動的把紅白色的棒，搶在手裏。

「那麼，非五百銀子不可。」

「五百就五百吧！」錢翁在荷包裏掏出了十幾塊銀子，就擎着打生打死捧回去了。他心想，現在不愁發財了。空閑的時候，可把一家的人打死，作工時，又把他們打活，豈不是再好沒有的方法麼？於是他在回家的那夜，就拿着黑色打死棒，把全家人打死了。直到收穀的一

天，才擎着紅色打生棒去打他們。但是，總是無效，個個都臭濫起來，怎能再活呢。他現在知道受了張三的騙了，他又匆匆的出門，尋張三拚一條老命！

張三被錢翁吊在湖邊的一株大樹上。錢翁想率性借一柄斧子來，把大樹坎倒在湖裏，消他的大恨。他指着張三罵了幾句，就去擎斧子去了。張三正在樹上着急，却來了一個牽豬的駝背人。張三就計上心來，張着嘴，微微的呻吟了兩聲。

『你在樹上做什麼？』駝背人問。

『我在伸駝子。』張三答。

『怎樣伸駝子？』駝背人問。

『原來我的背很駝，現在已經伸直了，請你把我解下來吧！』張三

說：

「我的背也可以伸直的麼？」駝背人問。

「可以。我原來比你駝得更厲害呢。」張三說：

「那麼，我也來伸伸吧。」牽豬的駝子，果然把張三解下。張三也照樣把駝子吊上去，牽着駝子的豬走了。錢翁借了斧子來時，已是黃昏時分，他還祇道吊着的是張三，就不由分說的，把樹砍倒在大湖中去了，自己却微笑的理着鬚，回去過孤獨的生活。

第二天，張三牽着豬到市上去賣，却又碰見了錢翁。

「岳父！你看這豬好麼？」張三笑吟吟的問。

「好豬！好肥豬！你的麼？」錢翁不住的稱贊。

「我的。」張三回答：「昨天岳父把我砍下湖去，呀！那裏好豬

呀！幾千幾萬！數不清的！可惜，我一個人祇能牽兩個回來！

『幾千萬麼？我們明天再去牽些吧！』錢翁希望似的說，舉頭望着張三，要得他的同情。

『好的，明天去吧，一早！』張三說時，牽着豬走了。

絕早的清晨，錢翁拏了些牽豬的草繩，同張三來到湖邊。張三教錢翁拏一塊大石，坐在瓦缸裏。自己却坐在一個木箱裏，浮到湖之深處。於是張三開始發出命令來。

『岳父！我們作起龍王樂來，豬才出現呢！』

『什麼是龍王樂？我的三姑爺！』錢翁問。

『你用石塊，在缸上打鐘，我用木棍，在箱上打槓，就是龍王樂啦。來！鐘！槓！』

「鏗！鏗！……」

「岳父！用力！……再用力！……鏗！……」

錢翁一面打缸，一面望水裏，却沒有豬出來。他發財的心，熱烈起來，用力的向缸上打，祇想肥豬出來。那知，那回打重了一點，把缸打落了一大塊，碧綠的水湧了進來，他還祇道是肥豬來了。直到沉了下去，他才想起一身窮醜相的三女婿。

張三在木箱裏放了心，而且笑起來了。他拏出木棍，把木箱划到湖邊，就回去了。他一面走，一面想，他的舌片上，還嘗得出青菜蘿蔔的滋味呢！

三女婿

從前鄉下有一個丈母，她有三個女婿。一天，三個女婿不約而同的一齊到他們的丈母家裏去。那時，因為丈母家貧困的緣故，沒有什麼好點心；她只得將剩下的一個雞蛋打碎燒成大圓形的蛋葉，放在盤子裏給女婿們共食。

大女婿很客氣，讓第二第三兩連襟先下筷；三女婿也很有禮，說：「有禮無禮，照大排起。」于是大女婿夾那盤沿的小半蛋邊來吃，同時說：「初一初二眉毛月。」其次輪到二女婿，他拿起筷來，把盤中的蛋葉夾了一口兒塞進嘴裏，並且說：「十五十六月兒圓。」三女婿看

了這情景，便把自己的那雙筷兒在盤沿敲着，喊：「還光佛啊，還光佛！」

（註）「還光佛」是溫州這輩迷信人當日蝕，月蝕的時候喊的，（日蝕時喊的較少）。並且同時敲着鑼鼓以及一切被擊時能發聲很大的東西，或放火爆。意思是使天狗聽得這種聲音怕了不敢吞「月光佛」（這是溫州方言，就是「月」的意思。）

（附註）這則故事本來沒有題目，是一位溫州朋友遞給我聽；大概是流傳於溫州，因為有溫州方言的。我想：大女婿的意思是自已吃了一點，說：「初一初二眉毛月；」心中想第二連襟吃一半說：「初七初八半邊月；」然後第三連襟吃其餘一半，說：「十五十六月兒圓。」那裏知道，事出意外；第二婿真太不識相呢！

愚人作駙馬

歇浦窮人

三百多年前，一個富家的子弟，愚蠢萬分，見了人便不敢講話。因此他的父母日夜愁憂，到後來由他的叔叔想出一個好方法，就是叫他拏錢到京城裏去學。——因為他的家是離北京祇有十里路的。

他看見一個老農夫，背着耕犁迎面走來，他的好奇心衝動了，便向老農夫問道：「你肩上背的是什麼？你告訴我，我給你十兩紋銀。」老農夫聽了便笑喜喜地告訴他：「這叫做弓背犁經。」「弓背犁經。」他亦念一句，就給了他十兩紋銀。

他走了許多路，在一條田埂旁邊，看見幾個小孩，圍着疊破磚塊。

他就問道：「你們幹甚麼？和我講，有錢給你。」那幾個小孩的確比他聰明多了，異口同聲地說着：「是高樓大拆。」「高樓大拆。高樓大拆。……」他很勤地念了幾遍，給了銀子，便一步步往城裏走去。

在熱鬧的街市上，他遇見了賣荷花的，他又拖着問他，賣花的便告訴了他，「這叫做風吹荷花十八篇。」拏了十兩銀子去了。

在皇城的城門口，貼着黃色的告示，他不識字，老是怔怔地呆望着。一個能識右列滿洲字者，即招爲駙馬。「背後的人提高了嗓子念着。他聽得了，便唉聲嘆氣地說着：「唉！一字不識。」打盹的守榜官，被他的聲調驚醒了，以爲他能夠識得很多，僅有一個字不識，所以便將他擁進了皇宮，他弄得不知所措了。

正殿上滿掛着紅綠，細樂四起，他居然和公主結婚了。

擺宴的夜裏，許多公卿大夫，恭恭敬敬地向他施禮，問他道：「臣等不學無術，少見寡聞，故外番之字不識，但不知出自何經？」「弓背鞞經。」「何册？」「高樓大拆。」「何篇？」「風吹荷花十八篇。」十幾個大臣，頓啞然不語了。因為不知五經之外，還有個弓背鞞經。他安然度其駙馬生涯了。

丈母的屁

青 藜

有一位缺後代——老頭子，共計生了三個女兒，都已經出嫁了。最好看的，要算第三個女兒；可是她的丈夫，是個猷子，真是一美女配醜夫。」

一天正是老頭子過六十歲的日子，他的三女個婿都來恭賀他。他十分快樂，正在吃飯的時候，他叫傭人把槽中的一匹白馬拉來，叫他的女婿贊揚這匹馬，誰說得好，就把這匹馬給他。

首先大女婿說：「水上放金針，丈人打馬上南京。丈人打馬回家轉，我的金針未曾沈。」

二女婿繼續說：「火上燒眉毛，丈人打馬上黃橋，丈人打馬回家轉，我的眉毛不會焦。」

輪到三女婿說了，他想了又想，實在說不出。他的丈母在旁邊爲他作急，正在作急的時候，放了一個很響的屁。馱女婿聽見了，抖然想道：

「丈母放個屁，丈人打馬上古溪。丈人打馬回家轉，屁還不曾離屁股。」

他的丈母聽說完了，不覺大喜，連忙大聲說道：「三女婿說得最好，馬是應當給他。」老頭子不敢不遵命，因爲她最愛三女兒。

注(一) 缺後代無子也

——此篇流傳於泰州一帶——

搗蛋女婿的故事

世經

「有一事你能照辦，我就更喜歡你更愛你了。」擎亞這樣向他的老婆說。

「什麼事呢？」翠菊很嬌滴的眯着眼輕輕的吐出。

「就是，時常想和你說出，總沒說出。現在實在按奈不住了，你要惱我，從此以後……」他顫威威的好像是要拿話來威她一般。

「用不着扎圈子，說就是了，何必呢？」她急了，不等他說完，伏在他的臉際唇邊接了一個甜蜜的吻。

「你可愛我嗎，可憐我吧！」他用力的擁抱着她。

「我真愛你，你說吧！這樣教人怪難受的。」

就是上次我到岳父家，看見了小……小姨子，一妙齡的女郎，真使我神魂顛倒。我近來沒有精神就是爲這。」

「這……這……這樣怎麼辦呢？」她很不自在的說。

「你到我家來了一年多，我不是很愛你的嗎；我這種意，並不是不愛你，實在是見了她後……你盡力替我想辦法吧！以後……」

「那……」她的肉麻了，不知怎樣說，似默認一般。

「我的意思，咱倆到岳家，如此如此就容易辦了。我愛的我親愛的許我吧！不然我真難于……」

「……」

這一天他和她一塊兒到岳家了。第二天他岳父帶着妻弟到城裏去買

東西去了。擎亞這時卽裝起病來了，雖是剛吃罷飯，躺在一間庭屋的坑床上，只是哼，哼個不亦樂乎。忽然大聲呼喊要喝茶；翠菊早就知道他病的原因，到這時也沒法，只得照辦。便託故有事，不能有空到庭屋去，便假惺惺的快求她妹妹將茶送去。妹妹首先不肯，怎奈她苦苦相纏，只得拿着茶壺向前庭出發。

他早已從窗縫裏看的清楚，瞧的的確；便輕輕溜到門的背後，等小姨子一隻腳穿着滿花的皮底鞋將跨進門時，可惜他的心火衝動的早一點，不等她完全進來便想抓着吞噬的樣子，來勢太猛，糟了，竟撲了一個對過，碰到牆上了。小姨子早已懸崖勒馬，飛也似的跑了。他只落得兩手冷汗。這口悶氣終於發洩在奉命的丫頭身上了。

這事被他岳父曉得了，也不好對面說什麼，因爲是過門不久的女

婿，還要愛惜自己的女兒起見。幸小女尙未被其破瓜；可是胸中總有說不出的氣悶，於是便寫一首詩（？）在牆上，是恰當他洗臉的盆架旁邊：

可恨大郎君，

做事沒良心；

一對榮花女，

豈配你一人？

可恨，可恨！

他見了羞愧得很，心裏更覺難受，想遮蔽下去，像是知道懺悔的寫道：

酒醉心裏迷，

後悔來不及。

只說娃的娘，

那知娃的姨？

後悔，後悔！

小姨子看見這首詩，委實有些不平，以爲姐夫欺己太甚，想吃天鵝肉，還要這樣掩飾，便寫一詩以諷之：

不醉假裝醉，

不迷假裝迷。

不是快一點，

拉住得一回！

險極，險極！

只是苦的那個丫頭，因受了姑娘的吩咐，致受越俎代庖的委屈，實在抱怨姑娘，雖是嘴裏說不出。恰好這個當兒她也要寫了：

可恨二姑娘，

做事沒商量；

拉着你跑了，

教奴來承當！

清疼，清疼！

——此故事甚流傳于正陽，信陽兩縣——

窮漢祭岳丈

某鄉有一老人年已六十多歲，家頗富有，僅生三女，並無一男。長女，嫁了一個有錢的人，次女，嫁了一個讀書的人，獨第三女，就嫁了一個窮漢。——當初他也是有錢的，不過後來就窮了，——一日，某老人得病就死了。因為自家沒孩子的緣故，愛女心切，所以在將死的前幾天，就向三女及鄰親立下了遺囑：「我死後，我的家產一半，留為繼我後嗣者所有；一半，就分與三個女婿；其分派方法，就按三個女婿來弔我時的祭物，及祭文之好歹，請幾位有學識的先生來評定分派。」

過了幾日，某老人果然一命嗚呼！三個女婿，自然那個富者，不愁自家祭物之不多，而那個學者，也自然不愁自家祭文之不好，獨獨那個窮者，就不知怎樣打算才成，想多買一點祭物，又袋裏沒錢；想做一章極哀的祭文，又因爲沒才氣，雖可請人代做，也要一點錢才行。日夜想來想去，都想不到一個結果：真所謂午夜思維，不知道如何打算。兼且，自己因爲沒錢，沒識的緣故，恐怕將來分不到岳丈的一點遺產，一方面，受了老婆時時的責罵，一方面又受旁人的揶揄，弄到這個窮者，不知如何打算才好，長夜都不能安眠。

一晚，這個窮者，因爲受了老婆與旁人的訕笑和責罵，他決心無論如何，都要將一個辦法想通，在深夜間，獨自一個人，口含着一把長竹的旱烟筒，在床上半眠半寐，嘴裏喃喃自語說：明天就要弄東

西去祭岳丈，現在窮得這個樣，怎麼樣辦呢？正在打算之際，忽然，在更深夜靜，聽見樑上發出一種很微細的唧唧啾啾的聲音，舉頭一望，看見一個很大的老鼠遊樑。這個窮者，就馬上用他口含着的一把長竹的乾烟筒，猛力的向樑上的老鼠一擊，這個該死的老鼠，也就由樑上應聲而跌落廳堂。

窮人見了這個老鼠這麼大，這麼肥，差不多同一個小豬羊一樣，忽然他就妙想天開，自語說：沒錢買豬羊祭岳丈，這個肥大的老鼠，豈不可以代替冒充麼？以是，他就決心將這個老鼠來冒充豬羊。深夜將牠剮了，棄了牠毛，挖了牠的腸肚，用火將牠煨成黃金色，擺上了桌上，的確與乳豬，小羊一樣，明天一早就去買二朵金花，紅布，插在十足十與乳豬，小羊無差別的老鼠頭上，更十足十壹個小金豬。

這時，窮者又想了—想：祭物雖已弄好了，但祭文，又怎麼樣辦呢？好得這個窮者，雖則沒有才貫，但他從前也讀過了幾年書，並且，他有幾分的滑稽天性，他就於萬沒辦法中，就拿起一枝筆來，以實寫實地，就做成一篇滑稽祭文：

維 中華民國某年，某月，某日，爲先岳丈某大人，安葬之期，婿某，虔備香，楮，寶，燭之儀，祭致於先岳丈大人之靈前，而祭之曰：昨晚睡目，眼陰眼陽，忽聽樑上叮叮噹噹，起來一看，乃係老鼠遊樑，急以烟筒一擊，老鼠就跌落廳堂，我將牠剝得光光，煨得黃黃，去了肝肺，清了肚腸，金花插上，確係勝過豬羊，靈其有知，來格來嘗，嗚呼哀哉！伏維尙嚮！

祭文做好了之後，明日這個窮人，就將祭文，祭物等，弄得周周齊

齊去祭岳丈。他將祭文，放在他的破袋中。

到了岳丈家，那兩個有錢的，和讀書的女婿，都已先後到了。兩個女婿的祭物，都已擺上了棹上。自然，那個有錢的女婿，和那個讀書的女婿的祭物，各都無所不備。獨有這個窮者，就非常單調，好得那個老鼠，都有這麼肥大，並且弄得非常的精神，非很細心考察的人都不能識得這是老鼠。在未祭的時候，確無一人能知。不久，喊祭的先生們出來了，第一個先祭的，自然是那個有錢的人，第二個，也自然是那個讀書者，第三個，就輪到這個窮人。喊祭的先生們，也就自然貓貓虎虎的喊過去，獨喊到宣祝章的一句，那個窮漢，就在他的袋裏，拿出他的滑稽的祭文來，不用執事代讀，自家跪下去，大聲朗誦，弄得大家都幾乎笑破了肚皮，又大家無不贊稱他的妙法。

岳丈安葬了之後，也就要依照遺囑，將家產一半，分與女婿三人，當時，就請了幾個有學識的先生們來評論，那時，各人都以爲：富者，祭物豐厚，這是很容易辦到的事情；學者，祭文悲痛，這亦是自然之理；獨得這個一無所有的窮漢，而能用很好的手術方法，將老鼠弄得豬羊的一般，非他自己在祭文說出來，都沒人曉得，可見他的孝心；而且，又能用白話來做出真實的，滑稽的，可悲的，可笑的，祭文，這實在是難能了，應將一半的家產，一半分與窮者，一半分與那兩個富者和讀書人。結果，這個窮者，就得了他的岳丈的家產，一半之一半回來了。旁人莫不轉挪揄爲贊許，甚至其妻雖死了親父，而亦轉悲爲歡了。這事，時人很爲盛傳。

三女婿

邢詒韻述

從前有一個富翁，他有三個女兒，統統嫁出去了。他的長婿和次婿都諳過書的，但第三個是一位耕田者，他簡直是目不識「丁」。這也怪不得他，因為他沒有讀過書的緣故。

一次新年到了。富翁就乘這個快樂時期中定一個日子請他們會宴；并備有五十兩銀，等到期時，這三人中，那一個能夠發表他的才學出來，即將這五十兩銀贈之。

這時他們都知道了。長婿和次婿都各自自信這鹿是一定死在他們兩之手，他們兩都斷定，不論如何三婿拿不去的。就三婿也曉得他是沒有

希望；然而他是不願讓給他們容容易易的拿去吃。所以他就跑到一學校裏，請一位教師教他。教師允許他之請，就引他出外面去。凡是教師所講出來的話，他完全記在腦袋裏。第一當他和教師跑到一棟屋前時，那個屋門是關着的；只聞有喧嘩的聲音。教師道：「聞其聲不見其面。」再走到一林中，遇着一個很大的石頭。教師道：「風吹不動水流不去。」過森林後，就到二畝田，上田有水，下田是乾的。教師道：「上田有水下田乾。」忽臨着一池塘，裏面的魚很多，教師欲捕之不得。他道：「有魚繚繞，無網不得。」續又見幾隻公牛相鬥，旁邊的母牛也叫起來。教師道：「公牛與公牛相爭，何管於母牛哉。」這時天快要晚了，他就和教師分袂回家。而他的口裏是不息地誦着教師的語。當他走到一林邊時，有聲道：「你上來一隻我殺一隻。」突然

喚醒了他的意識。他疑以為鬼神了；但他仔細地一看，原來是一個人。在樹頂上被紅蟻咬得痛了，自言自語出來的，他才安心回去。

宴期到了，富翁的長婿和次婿以及其他的人都來完了；但是他的三婿還沒有來。他們因為看不起他，所以不等他。適他來時，人家已開宴了。他在屋外大聲地道：「聞其聲不見其面。」

富翁知道了便道：「奇怪！什麼人在外面？阿三你請他進來吧。」他進來時都沒有人理會他。他道：「風吹不動水流不去。」

「啊！三丈來了。請坐！請坐。」他們齊說起來。

他們又坐下他們的位置，一方面嗑他們的酒，一方面接續着談他們的話。但他坐的是第三位，酒瓶是空的。他說道：「上田有水下田乾。」他的岳父才連忙叫酒和菜給他，但又沒有拿筷子來。他又道：

「有魚繚繞無網不得。」

「啊啊！等一等三壻。呀！三壻真飽學，我們都看不出來！這五十兩銀一定要送給三壻了。」富翁很決定的說。

長壻和次壻聽着這番話，面上露出很不服的容貌，并且富的女公子也吵起來。三壻就對她們道：「公牛與公牛相爭，何管於母牛哉。」

「對啦！三壻說的對啊！」富翁贊稱他。并且拿銀交給他并道：

「三壻你很好！這是小小的贈品，請你納了罷。」

「謝謝岳父。」三壻帶着微笑說。

但是富翁拿銀給了他的三壻，長壻和次壻心中很不願，他兩個就在中途要舉行搶掠。三壻就對他兩個道：「你上來一隻我殺一隻。」他兩聽着這句話，乃不寒而慄。

「長墻對着次墻道：『他好像一隻牛一樣，力又大，偷我們和他相鬥，他不是要三拳二足打我們成醬嗎？還是留我們這兩條狗命在世上吃貴米吧！』」說了兩人很快的走，不敢向後一看。

這後三墻才得快活的把這五十銀回家和他妻子大吃去了。」

——流傳於瓊崖——

一女許二婿

某處有一富翁，姓張名語，人家稱他爲張富翁。生下一男一女，張富翁很鍾愛他的女兒，要給她選擇一個佳婿。

一天，張富翁出鄉游玩，看見一個牧童在用布把牛身洗刷得清清潔潔。他行前對他說道：

「小兒呀！這牛身洗得很清淨呵！」

牧童說：「這樣是我還沒有怎麼用工的。」

張富翁說：「最有工用的是什麼？」

牧童說：「最有工用的，能使牠每年產生了兩隻牛兒呢。」

張富翁說：「若能够每年產生兩隻牛兒，我願把我的女兒嫁給你。」
牧童聽了，歡喜得很，當下就和他約定了。

第二天，張富翁又出去游玩，看見一個農夫在田裏很用力的耕作。
他行前對他道：

「你耕田很用力呵！」

農夫道：「我現在還沒有什麼用力，若認真用力去耕，我的稻一定
能够每株生兩穗的。」

張富翁說：「你若能使稻一株生兩穗，我願把我的女兒嫁給你。」
農民聽見了也很快活的和他約定了。

第三天，張富翁又再出去游玩，到了某村，看見一個教師，教導學
生，教導得很出力。他向前對他道：

「先生呀！你教導學生很出力呵！」

教師說：「這樣是沒有出力的呢。我若真出力，無論怎麼樣的人，我都能夠把他教得進學（I）的。」

張富翁說：「請你到我家裏去教導我的兒子，若能夠進學，我願把我的女兒嫁給你。」

教師聽了，兩下定言了幾句，便跟着到他家裏去教學了。

過了一年，張富翁的兒子，已經進學了。未幾，農夫的稻生了兩穗了。又未幾，牧童的牛也產了兩隻兒子了。這時，他們三人都要向張富翁求婚。但是一個女兒，怎麼能嫁給三個丈夫呢？所以，他坐不能安，睡不能熟，愁容滿面，十分懊喪。他的女兒見父親愁眉不展，暗中奇怪，就請問道：

「父親呀！你怎麼這樣不樂呢？」

他便把這件事說給他的女兒知道。女兒聽了，說道：

「你明天可把他們三人都請到家裏來飲酒，屆時我自然有法子處理這件事。」到了明天，三人都來飲酒。酒至半酣，張富翁的女兒便出來發言道：

「你們三個人，都要和我結婚，但我只一個女子，如何得嫁三個丈夫？依我的意見，不如現在我拈幾句口頭上常說的話，請你們各串成一首詩，串得最好的，我便嫁給他。」

大家聽了，同聲贊成。她道：

「我要出給你們串的，是以下幾句話——糊糊塗塗，伶伶俐俐，艱艱難難，容容易易。請你們就各串成一首我看看吧。」

教師的先成道：

磨墨，就糊糊塗塗，

染筆寫字了，伶伶俐俐，

不會寫的，艱艱難難，

我會寫的，容容易易。

她道：「不好。」

農夫的次成道：

犁田時，糊糊塗塗，

種穀子，伶伶俐俐，

不會耕的，艱艱難難，

我會耕的，容容易易。

她道：「不好。」

牧童的後成道：

姑娘起身時，糊糊塗塗，
梳妝抹粉了，伶伶俐俐，
我要想姑娘，艱艱難難，
姑娘要想我，容容易易。

她道：「好呀！好呀！」

于是，她便和牧童結婚了。

奪銀瓶

從前有位富翁，生了三個女兒，她們長大了，各嫁了一個丈夫，第一第二嫁的是讀過書的，第三嫁的却是沒有受過教育的。

那一天，是富翁壽誕之期，三個女婿都到了岳父家裏來慶壽。當進酒餚的時候，富翁拿了一個光亮如雪般的銀瓶做題目，叫他們三人各做詩一首，做得好的，便獎給他那個銀瓶。

於是，長婿先吟道：

四脚（1）落塗就是獅，

獅上種叢（2）梨，

梨生大，

擔到街市賣，

親像（3）山伯與英台。

次堦續吟道：

四角落塗就是象，

象上種叢薑，

薑生大，

担到街市賣，

親像陳三共五娘。

小堦說道：「你們都做錯了，等我吟一首吧：

四角落塗就是狗，

狗上種叢草，

草生大，

担到街市賣，

「親像子龍奪阿斗。」

吟了，把那光耀閃爍的銀瓶奪將了去，大和次的兩個女婿，只好目
呆呆的看着。

註一 脚，讀巧丫。

註二 叢，一株也。

註三 親像，猶云，好像也。

呆女婿故事

一「纏夾」

徐某到岳家去做新女婿，照例有善於詞令的資客奉陪——這在鄉村是塾師們的工作——徐坐定後，資客恭敬的問：

「姑爺尊字？」

「不，窮人那裏有屋住，只一間茅蕪罷了。」

資客一時也摸不着頭腦，隨又問道：

「姑爺尊庚呢？」

「不，田沒得耕，我在養鴨。」徐這樣答。

資客再也忍不住，追着問：

「尊庚多少啦？」

「大的一二斤，小的只一斤八兩。」

於是資客勃然大怒，道：

「你聾子嗎？」

徐不假思索地從容地答說：

「連籠？連籠一定要重一些的囉！」

△字住同音

△庚耕同音

△聾籠同音

這兒鄉間女孩都以嫁得知書識字的丈夫以爲榮，反之就不高興。某家女孩嫁得不大注意學問的農家孩子，爲要爭點體面，嫁後就回母家說他的丈夫如何多識字通文理，並且說：『你們不妨指堂對讓他讀出，試試看！』

她隨即回家把堂對的對文用心的教，丈夫讀懂，自己喜歡不過。到了做新女婿那一天，果然有不少同羣姊妹來見識新姑爺，隨即請他念堂對。

新姑爺把對聯頭行念完，得意洋洋的接着一口氣念下去，可巧只有八隻字光景，他的兩葉嘴唇突然合起來了，原來他忘記了「珊瑚」二

字底下的一個字。

女孩氣得着了急，在房裏低聲叫着：

『夜晚不是常常撫摩着這東西麼？夜晚：撫摩着的……』

新姑爺頓時豁然大悟，叫道：

『這個還不是一乳』字嗎？』

於是新姑爺鬧出笑話，把許多姑娘們都害羞的跑了，原來這個是「珊瑚枕上」的枕字，他會錯了意了。

三 酸枝雀兒出了酸枝恭兒

新娘子担心着，丈夫太呆板，在做新女壻之前，特地向他說：

『我們娘家一切東西都是酸枝木造的，像桌子椅兒都是；你到了我

們家裏，第一要讚美這些，博爹娘喜歡！」

新女婿施施然到了岳家，打招呼後，隨即用讚歎的口氣說：

「真漂亮，椅也酸枝，桌也酸枝，又光又滑呵！」

他們都真地喜歡着。

一會兒，掛在壁上的籠裏的白燕兒正在出恭，一點點落在他的頭頂，于是他乘這個機會呼道：

「呵呵！你那酸枝雀兒出了酸枝恭兒在我的酸枝頭上了！」
于是，新娘子從後門跑了。

——以上迂廬述——

王員外有三個姑娘，都已經出嫁了。大姑娘嫁給一個秀才，二姑娘嫁一個商人，不消說都很富有並且都很聰明，惟有三姑娘運氣不好，丈夫是個呆子。王員外這年正六十歲，想在生日那天大熱鬧一場，於是預先接姑娘，請女婿。那兩位姑娘女婿都歡歡喜喜的去給王員外上壽。三姑娘於是也囑付他的丈夫道：『我今天先去，你到壽日那天再去，去多了時候又要出笑話；去了少說話，穿一件光滑的衣服，帶一頂高高的帽子，帶着重重的禮物。』說完，便自己去了。這呆女婿只得唯唯聽命。等到那一日，他想什麼光滑的呢？只有皮膚最光滑。什麼高帽呢？馬桶倒轉來也很好，什麼重呢？礮倒不輕。於是他全裸着身體，頭上覆着一個馬桶，帶了一塊，馳往岳父家來。頭一個看見他的便是他的賢妻。她一看就惱了，但又不敢聲張，趕忙將他藏在菜

窖裏去。偏遇她母親忙得沒有工夫，趁此地沒有人在，便前來小解。他在裏面看見，大聲急呼着：『岳父的生日，我來吃麵的，不是來吃餃子，岳母爲何給我這許多醋呢！』他岳母一聽見有女婿在裏面，臊得提起褲子就跑了。他妻子替他拿來衣服穿上，叫他去拜見岳父，相見了自然拜壽，又忙開宴。席上只有三位姑娘和女婿岳父母。大姑爺起立說：『今天岳父的好日子，我們三個女婿得行個令，好取樂於岳父。各說一句成語，都要人或仁字起落的。』二姑爺自然讚成，這可苦了三女婿這個呆子了。莫說會說，看都沒看見過。大姑爺先說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二姑爺說道：『仁者愛人。』三姑爺急得拮口縮舌不讚成，真是汗流夾背。三姑娘在旁邊也跟了着急；加以那兩位姑娘的驕倨氣，更是羞愧無地了，急得三姑娘在他丈夫腿上擰了一

下。三姑爺痛得『哎喲！』一聲，趕忙說道：『人愈不會你愈擰人！』於是哄堂大笑，大家都承認他是會隨機應變。（任龍章述）

五 這除非你老用

有一個富家老頭，有三個閨女。大閨女嫁的是個童生，二閨女嫁的是一個秀才，三閨女嫁給一個莊家人；並且他作事說話素日裏就很冒失。一天，這家老頭做壽，三個閨女女婿，都來拜賀他。酒席上來，老頭看着三個女婿，很是喜歡。於是就想試試他們三個的才性，隨說道：『您們今天都可作幾句詩，讓我看看誰作的好！』大女婿就歪着頭想詩，忽看見院外樓房，便就那樓作起詩來道：『這座樓真是高大，兩個樓門兩邊跨；這除非你老住，叫俺住俺駭怕！』大家一聽，同聲

讚好。二女婿看見院裏拴着一匹馬，隨作道：「這匹馬真是高大，兩個金鐙兩邊跨，這除非你老騎，叫俺騎俺駭怕！」大家又都讚誇一場。輪到三女婿了，他那兩隻眼睛，看看這，看看那，總覺找不出東西來可說。忽一抬頭，看見丈母娘在裏間牀上坐着，隨指着丈母娘說道：「丈母娘，真是高大，兩個媽媽兩邊跨，這除非你老用，叫俺用俺駭怕！」羞的丈母娘紅了臉，氣的丈人跺脚。那兩個女婿，却欲笑而不能了。（管大木述）

「註」媽媽就是「乳」。一場就是「一回」的意思。「岳父」叫做「丈人」。「岳母」叫做「丈母娘」。「駭怕」是沒

福享受，自謙的意思。

六 牛腿有末拿一隻來

某處有一對夫婦，丈夫非常的愚魯；但是他的老婆却十分聰明。有一次他岳父家的一隻老牛死了，他老婆叫他去望望，並教了他幾句說話：

「牛呵！牛呵！你有福勿享，四脚仰撐，真真可憐！」他丈夫牢牢地把這幾句話記在心上了。於是他興沖沖的跑到岳父家裏，他岳父就把他領到牛欄邊去看那只死了的老牛。

看了一回，他突然的記起他老婆教他的說話來了，便把眉頭一縐帶着感慨的神氣說：

「牛呵！牛呵！你有福不享，四脚仰撐，真正可憐！」他岳父聽

了，心裏十分歡喜，便回過頭來對他的老婆說：

「別人說他呆，他却是一點也不呆；你看！他講出這樣雅緻的話來！哈哈！」

後來那只死牛殺掉了，他岳父就給他一隻很大的牛腿，於是那個呆漢便歡天喜地的背着回去了。

過了幾個月，他的岳父突然染着急病死了，他老婆一聽到這個消息，便哭喪着臉，連說話也沒有吩咐她的呆老公，匆匆的坐着眠轎，到她母親家裏去了。

等了一回，她丈夫也趕到了，他一進門，就聽見裏面的哭聲盈耳。他心裏倒有點奇怪。他想，人死了爲什麼要哭呢？後來他跑到他岳父死的房裏去，只見他岳父閉着眼睛，朝天的臥在那裏，旁邊圍着許多

男女的親眷。他老婆也在那裏。

「牛呵！牛呵！你有福勿享，四脚仰撐，真真可憐！」這個呆子，又想起第一次他老婆吩咐他的說話了，便不知不覺地又這樣的說了出來。他老婆趕忙把眼睛向他一橫，但是這個呆子還沒有明白，他大着聲氣說：

「你不要向我眼白眼白！牛腿有末快點拿一隻來，我好先背了回去！」（張夢月述）

註 老公即丈夫，「眼轆」浙西民間用以代步的，大小恰能容得一個人臥在裏面，所以叫做眼轆，轆是用竹

做的，用兩個農夫扛抬。

王姓的富翁，年近花甲，眼前祇有三個外向（註一）的女兒，所以他總是憂憂不樂。光陰荏苒，他的三位令媛，都已出閣，他平時所最鍾愛的，便是那伶俐的幼女，所以極想把他自己的家財，全盤給他。可是礙着兩位大的女婿在面情上，總竟是過意不去，同時還恐惹起他們的嫉妒。他們再後的妥善辦法，是當他們做壽那天，藉對題得再佳的美名，聊節他們的耳目。

富翁的誕日果然到了，僕役們不堪的忙奔。懸燈結采，煞是熱鬧。在大廳裏還羅列了許多的酒漿，致謝那諸位的親友。富翁和他的夫人，並坐在首席，三位女婿，依次的圍坐。正飲得興高的當兒，忽那

富翁起席向衆賓說：老夫年邁乏子，却多三位賢婿，現將答題舉試，得中者，老夫薄產之賜也，要不然，則無分之有也，如此，則毋謂老夫之昏妄也！」他繼着便是一個試題，說：「先須壁直（註二）……灣灣……粉棧（註三）……胡千（註四）大萬，最後都都趕散。」他說完了依舊的坐飲。照理是大的女婿先說，他便忖了一忽，就答：「岳父家的柱子壁直，椽子灣灣，棟樑粉棧，瓦片胡千大萬，妖風一陣，都都趕散。」其次便是一堵了。他早經過了一番思慮，信口就說：「岳父家門前的一棵桃樹，樹桿壁直，枝兒灣灣，花蕾粉棧，蜂兒胡千大萬，帶兒一拂，都都趕散。」富翁略點點頭，聊示還可聽的意見。現在的輪值，恰是他們所再熱盼的三堵了。這位三婿，却是一個馱子。他極力的思索，望望這邊，看看那兒，結果絞盡了腦汁，還

是一個說不出。他的心未免撲通撲通的追跳。這時那岳母，異樣的替他着急，同時她的眼珠，不住的注射，蕉黃的臉上，還流着神祕的笑容，冀他快點兒說。可是那獸堵，瞥見了如此的情景，忽然詩興頓來，就說：「岳母的腰身壁直，手膀灣灣，奶奶粉棧，姘頭胡千大萬，待岳父一到，都都趕散。」霎時衆賓發了一陣亂笑的譏聲，氣得那滿面春意的岳母，紅而發白，這時富翁跳了起來，怪叫一聲，氣死老夫，昏倒椅上，嚇得衆賓手足無措，紛紛告辭。結果，他們兩垂頭喪氣的將那家財，分給大的兩位！（覺仁述）

（註一）外向，所謂「女生外向」，就是將來要嫁給人家的意思。

（註二）壁直就的很直的意思。

(註三)粉棧就是豐滿的意思。

(註四)胡千大萬是很多的意思。

——流傳於上虞西北鄉——

八斤二兩

蔡流生有三個女兒：第一第二兩個，流很愛惜，把她們都嫁給有才能的士人；第三的，他却很討厭，把她嫁給一個呆子。他的妻子雖愛憐少女，然也無如之何。有一天，蔡流想要恥辱他的少女，就請了三個女婿和三女一同來喝酒；喝畢，流想要難為這少女婿，就叫家內的人拿一隻雄鷄來給這三婿猜牠的重量，猜中的，就有獎賞。意想呆婿當然猜不中，必受恥笑。誰料蔡流的妻，把鷄稱得一斤二兩，暗暗的

和少女壻說知。猜的時候，大女壻說一斤，二女壻說一斤四兩，少女壻說一斤二兩。說畢，流拿秤一稱，果真一斤二兩。呆壻得了勝利，大眾心內很不服！流又拿出一隻鴨來給三壻猜，少女壻又說一斤二兩，仍被討厭的女壻猜中！胸中大怒道：「都是這臭婦人（流的妻）教他說的！否則這呆子爲甚猜的中？無論如何，把這臭婦人給他們猜一猜！」於是大壻說八十斤，二壻說七十八斤，少壻喜洋洋的仍舊說一斤二兩。大家都大笑起來。稱的時候，忽然繩子斷下，流的妻，跌在地上，連尿都嚇得流濕了褲子！呆壻走近一看，大聲道：「本來是斤二兩，爲何去灌水？應該這一跌！」（倪異三述）

九 偷走了「莫拘禮」

往時有一個富翁他生了一個女兒，長大了，聽媒言，嫁給了一個呆古爲妻。

有一天，呆古的岳丈生日，要呆古和他的老婆一同去拜壽，那呆古不但不曉禮儀，就連那拜壽如何拜，都不曉得。將近做壽的那幾天，他的老婆極力教他如何如何，并且再三囑咐他說：你去你岳丈處拜壽入門以後一定有人引你到客堂裏捧茶你喝，那時你要用雙手接來同時回說：「莫拘禮。」

呆古自從被他老婆教了以後，「莫拘禮」三字便死記在心裏。到了壽辰的那一天，他就穿好衣服去拜壽。

走到半路，適逢有一條河，那河又沒橋樑。

呆古着了沒法，只得脫鞋脫襪踏水過去。不料剛剛過到半河，心裏

一急，竟把那「莫拘禮」忘記了。後來他沒有法子，就在河水中找尋，但是找來找去，到底找不到。

事情湊巧，遇見一個同族某，也是到他岳丈家裏拜壽的。他看見呆古尋東西，便問道：「你在河裏尋什麼？」

「唉！你真的不懂事情，我有一個東西，跌落在河中，不來同我同尋，還要說話。」

那人聽了他的說話又問道：「你究竟尋什麼東西？」

呆古大怒說道：「如果我曉得還要你尋嗎？」後來那人又說道：

「你是不是到你岳丈處拜壽，如果是，時候不早了，請一同去，失了的東西回來時再尋好嗎？」

那呆古聽了那人說話後，即起來共同走去，入了門，走進客廳裏坐

的時候，有人捧了茶來給他倆吃。那人便道，「莫拘禮。」呆古那時聽了，腳拳亂打，并且罵道，「偷賊，真正豈有此理！」那人被打後還莫明其妙。後來很多人勸解，問他倆爲什麼打起來？

呆古說：「他偷我的東西。」

衆人說：「他究竟偷你什麼東西？」

呆古又說：「當我來此地，經過一河，過在半河中間，把「莫拘禮」跌在河裏。尋了半天尋不到，後來他走來就被他偷去了。當時不言，到了現在，纔說出來，這樣的偷賊還不可打嗎？」（林標元述）

十 州裏不會府裏會

從前有一個人家，極有錢的，可是有一個兒子，名叫阿寶，却很愚騃。至於讀書一層，自然是一竅不通，惟有終日渾渾沌沌，飯來開口，夜來閉眼。後來阿寶漸漸的長大了，於是一班善於吹拍的人們，因要博得主人的垂青，不約而同的要幫阿寶做媒。但是誰家的女兒，願意配給這個呆郎？若是貧賤的人家，恐怕主人不願；富貴的人家，却又不肯把他的女兒，無辜的受呆郎的踐踏。不得已，惟有做誑媒了。事恰遇巧，五里之外，有一個人家，也很有錢，家裏祇有一個女兒，父母二人，十分愛惜，面貌姿態，都很過得去。於是這班人，想盡了許多的方法，假造了許多的誑話，結底這件婚姻成功了。

可是醜媳婦，終久要看公婆面，不料阿寶愚騷的消息，傳入女家。女家一聽之後，十分忿怒，要求退婚。試問男家那裏肯退？女家不得已，要求女婿上門面試，方無異言。此事一生，却叫阿寶的父母，慌得手足無措，逆料阿寶若是上門，一定笑柄叢生。然而事已如此，乃叫阿寶帶了若干的洋錢，到外面學幾句世情客套話，以爲登門拜謁的預備。阿寶得命以後，同了幾個隨從出外了。路過某處河邊，正有兩個農人，在下据樹。當阿寶走過他倆身旁的時際，兩人正在說着：「河邊頭据樹，蹲不蹲，坐不坐。」恰恰爲阿寶聽見，急忙叩頭如搗蒜的，要求農人教他，並且酬以現金。這兩個農人，見了錢，自然眼開，於是阿寶把這兩句話學會了。後來走不到幾步，經過一條河溪，有一個漁人，空着手，呆呆的望着河裏水面上許多浮游的魚兒，漁人

不禁嘆曰：「河裏魚兒亂駁嘴，無又怎得起?!」這兩句話，却又爲阿寶聽見，於是又如懇求農人似的，學會了這兩句話。一會兒，到了一所黑漆似的森林，有兩個獵人，並排立着，張着弓，對準前面一個野鷄而射，並且嘴裏說着：「遠矜一個紅鷄，不是我的，就是你的。」於是阿寶，又懇求兩獵人，把這兩句話學會了。行行復行行，不覺到了十字街口，他正在彷徨歧途的當兒，忽然有兩匹如雪似的白馬，上面騎了兩個文雅的書生公子，在十字街口下來，兩相辭別，並且說：「州裏不會府裏會，」阿寶聽了這兩句話，趕忙的抓着說這話的書生，硬要書生教他。書生不得已，把他教會了。阿寶不禁大喜，連忙和了隨從的人回家，以爲從此可以到丈人家去了。他的父母，一聽之下，簡直氣得只是翻白眼，無可如何的只得叫人送到他的丈人家去。

阿寶到了丈人家的堂屋裏，丈人因爲小覷他，沒有睬他，並且沒有凳給他坐。阿寶開口道：「河邊頭据樹，蹲不蹲，坐不坐。」丈人一聽之下，不禁驚奇，於是叫僕人送了一張凳，給他坐了。一會兒，設席待他。可是他面前，獨獨少了一雙筷子。阿寶又說：「河裏魚兒亂駁嘴，無父怎得起?!」同席諸人，莫不驚奇，於是給了他一雙筷子。席終以後，夕陽已是斜照，同來的人，因之催他回去。阿寶乃興辭回家。當他的丈人和衆人送到門前，顛首告別的時候，阿寶又說：「遠蹀一個紅野鷄，不是我的就是你的。」一州裏不會府裏會，一丈人聽了阿寶說，「州裏不會，府裏會，」赫得渾身戰慄，以爲女婿要控告他了；而衆人也一樣的以爲是大禍將臨，足足會商好些時，大家都以爲非把女兒，自動的當夜送到阿寶家不可。於是他的丈人，趕緊的把

他的女兒，連夜送到阿寶家中。家人也自然喜出望外，但個個面面相覷，莫名其土地堂。（天基述）

——流傳於南通一帶——

十一 不識路

從前有一個呆子，他的岳父生日，他的老婆便對他說道：

『後天是你的岳父生日，你一定要去。我因為要去幫手，所以今天先去，記住，到了那天你一定要來呀！』

呆子說道：

『好好！但是我不識路！』

他的老婆說：

「那末，如果你不識路，我下午去時，一路洒着糍殼去；到了那日你就跟着糍殼來。」

那天，呆子便整衣冠去。不料那天早上起了一陣大風，把糍殼吹到田裏，水邊……去了。呆子也跟着去，終於跌在塘裏浸死了。

——流傳於梅縣一帶——

獸子的故事

有一個生性呆憨的人，有一天，他的父親要到外面去，恐怕有朋友來找他，他不諳禮教，應對不下；所以在未行之先，教導他一回，他的父親說道：「若有人來找我，你便答他：『我出去遊山岩和和尚吃酒取樂。』若他看見我壁上的圖畫，問是什麼人畫的？你便答他：『禽獸之類，何必言及，』——因為他壁上畫的是飛禽走獸之類，如果裏面那隻小狗看見了生客亂吠，你可以說：『小犬無知，何必亂吠。』」

他把這些道理牢牢記憶在心中。有一天，他的舅舅要來找他的母

親，來到他的門口，問道：「你的母親在家嗎？」

他不思議回答道：「他去遊山岩，和和尚吃酒取樂。」

他的舅舅雖很驚愕，以爲他聽誤作什麼去了，便又問道：「你的父親在家嗎？」他又很敏捷的答道：「禽獸之類，何必言及。」他的母親在後面聽見，再也不能忍耐，便走出來，大聲的咤道：「你究竟說什麼話？」他看見了他的母親出來了，很起勁的說：「小犬無知，何必亂吠？」

他的母親給他氣得口呆口啞，半晌說不出話來。（稗述）

書獃子的故事

(一)

張師母早晨給與張先生放雞和掃地的職務後，自己到灶下去辦早餐，忽聽得「賣柴呵賣柴，」的聲音，掠門而過；當喊張先生出去賣柴。張先生出外一看，賣柴的已經挑過兩家門面了，於是喊道：

「賣柴者！柴，賣乎否乎？」

「引車賣漿之流」的賣柴人；又沒有會過古人，怎懂這古話？所以仍喊着：

「賣柴呵！賣柴，」走他的路。

張先生呢！聞令尊嚴，不敢苟且，也「申申如也」，「天天如也」的追下去，接聯着：

「賣柴者！柴，賣乎否乎？」

那知越追越遠，張師母在家等等他不來，不覺大發其怒，到門外來一看見這種樣兒，真又好氣又好笑，再看賣柴的，連影兒都不見了，只得追上將張先生拖回，到家時，誰知灶間積火不慎，燒將起來，只見濃煙滿室，將穿屋面。張師母慌了，叫張先生快到陳家去借扶梯來搶東西。張先生「得令」，忙到陳家，只見陳先生正同一個朋友在家一聲不響的下棋，於是張先生也就屏息足恭而立，不一會，局殘，陳先生覺傍邊還有一人；一見是張先生，忙問道：

「先生是什麼時候來的？」

「正黑白紛爭之際。」

「請坐呀！可有甚事？」

「寒舍適遭回祿；拙荆命至尊府告假扶梯一架。」

「真的麼？進來時；何不早說？」

「見二公勝負未分，不敢驚動；致阻清興。」

「請罷請罷！不要談了！快取扶梯。」

於是幫同將扶梯肩着；一同到張府來，那裏還來得及救，搶，房屋燒了。張先生喟然嘆曰：

「昔日讀書地，今爲瓦礫場；而今後，春秋佳日，有憑弔處矣！」
房屋雖然燒去，却還有一根枯焦的柱子，不知爲什麼關係巍然立

着。先生曰：『噫！自唐宋以來；未聞有此「長炭」者也。』

張師母在火場那面；早已數黃道黑的大哭大號過一陣命苦的悲歌，看見先生仍在這面搖頭擺尾的哼哩，恨極，隨手一根鐵叉扔將過來，想搗死這「老不死的」，那知確巧被這根巍然的枯柱擋住，先生一見，先驚後喜曰：

『若非長炭，吾命休矣！』

(二)

李先生早上由塾中出來到鎮上去吃講茶，在田野間的小路上遇見一位王先生，『呵！王老先生！您早！怎麼！已經回嗎？』

『呵！李先生！是呀！方去嗎？失陪了！』

『不敢當不敢當！請呀！』李先生說着側過身來，手偏橫着：表示讓路。

『萬無此理！您請！』王先生也如式的說着讓李先生，於是

『請！請！』

『您先請！您先請！』之聲，熱鬧起來，他們平日所考究的揖讓盛典；方得實行，你看這一派的雍容態度：豈亞於「投壺」典禮，這右搖左擺的姿勢；直可媲美於「八佾舞於庭」。可是這樣讓到日中，李先生連點心都沒有吃，五臟神在革命了，怎能同飽肚的王先生比呢？這怎麼辦！救星來了。李先生看見他的令郎遠遠地走來；大喊道：

『孩兒！快來！替爲父的與王老伯讓一會；等我回家吃過飯再來換你。』

趙老夫子睡到半夜，聽見泥蘆壁下有點「嚓嚓」之聲，又聽傍邊床上的學生在翻身，趙老夫子警告學生道：

『異哉！其有穿窬之盜也歟？』學生不響，而壁間聲音，格外大起來，又喊道：『噫！其有穿窬之盜矣！』後來聽見賊伯伯取了東西出洞了。於是歎曰：

『二三子！有穿窬之盜焉。』

蠢的學生

從前有一位教師，在某鄉村教書。有一天，他的一個學生，慌忙地跑到他面前說道：

「先生！先生！我的大嫂，昨夜生了一個男子。」

教師道：「恭喜！恭喜！」

過了幾天，那個學生又來報告道：

「先生！我的二嫂昨夜生了一個女子。」

教師道：「也好，也好。」

第二天，他食飯配茄，那個學生到校看見了，就說道：

「先生！你配茄呀？」

教師道：「不是，配落蘇。」

第三天，教師吃飯配魚汁，那個學生見了，又道：

「先生！你配魚汁呀？」

教師道：「不是，配魚湯。」

那個學生，把教師所說的話，一句一句的牢記在心裏。

一天，那個學生和朋友們到野外去游玩，看見了兩個轎夫扛着一個女子，失足跌落橋下去。次日，他到教師面前報告道：

「先生，先生！我昨天出去游玩，看見兩個「恭喜」，扛着一個「也好」，行到「落蘇」，（1）忽然跌下去，「目湯」流流。」

教師聽了，說道：

你真癡了！——不是兩個「恭喜」，扛着一個「也好」，是兩個「轎夫」扛着一個「女子」。不是行到「落蘇」，忽然跌下去，「目湯」流流，是行到「橋上」，忽然跌下去，「目汁」流流。」

註一，「落蘇」即「茄」，我們這裏「茄」讀與「橋」同音。故以「茄」諧「橋」而更轉譯爲「落蘇」也。

話白想（註一）

丕留

阿泉是一個馱子。在七賢村裏的無論老少男女，祇要說馱子，大家都曉得指阿泉；所以叫他阿泉的人反少，而叫他馱子的人反多。

馱子的妻子是替村上一戶財主人家洗衣裳的。

當馱子的妻子在燒飯做菜或做別樣事情的時候，常常叫馱子去看守場前路上所曬的衣服。

有一次一個很滑調的賊經過這個村莊，看見馱子在那裏看守曬的衣服，他就想到了一個計策，對馱子說：

『老兄，長久沒有見了！』

『唔！……』馱子從沒有認識過這個人，呆了一呆。

『啊！你怎的沒記心到這步田地，前天在聚樂園茶館裏，不是同你喝過一碗茶麼？』這個賊假裝着同馱子是老朋友一付神情來。

『唔！……你姓什麼？』馱子覺得有點驚異的問。

『姓，……姓話，……名，……白相。』那個賊搔了搔頭皮這樣說出來。並從懷裏掏出一包糖來對馱子說：

『這裏是我送給你的很甜美的糖，這是從外國來的；吃的時候，你要閉緊眼睛，掩着耳朵，俟吃完後才能開眼；因為這個糖在含嚼的時候，一開眼就會把味道逃走的。』

馱子接着了一包糖，便靠近一棵樹根傍坐下，緊閉了眼睛，掩沒了耳朵，把一包糖都塞在嘴裏；他覺得甜洋洋的，但並沒有什麼特別的

美味。

那個賊一看見猷子上了他的當了，便把曬在竹竿上的衣裳一捲而盡，逃之杳杳。

等猷子吃完了糖，睜開眼一看，那個人與曬的衣裳都不見了，他急得喊起來：

『衣裳偷跑了！……衣裳偷跑了！……話……話白相，』
他的妻子聽見了很不相信，因爲人看守在那裏，一定不會被人家偷去的；於是她置之不理。

猷子看見妻子不出來，便喊得更響：

『衣裳偷跑了……衣裳偷跑了……話……話白相……』
『怎的會偷跑啊？』他的妻很不耐煩的問了一聲。

「話……話白相，……話，……話白相……」馱子回答他的妻子。

他的妻子聽了更不來理他；而馱子站在門口喊得更響了：

「衣裳偷跑了……話……話不相……衣裳偷跑了……話……話白相……」

他的妻子再也忍不住了，跑出來一看，真的衣裳都偷去了！很忿怒的說：

「怎的會偷去了啊？」

「對你說是話……話白相……」呆子是這樣的回答。

「那末衣裳在那裏？」他的妻子又問。

「對你說是偷跑了！」呆子被他妻子問得不耐煩起來了。

「怎的會偷去了啊？」他的妻子想問個究竟。

『對你說話白相！』呆子粗聲大氣的說。

他兩個一直鬧到夜才鬧清楚，曉得話白相是偷衣裳賊的名字？

——流傳於江蘇常熟一帶——

(註一)話白相是常熟的土話，也可算常熟一帶的土話；它的意思是不當正的說話，或是瞎說瞎話的意思。

笨兄弟

張夢月

某處有一個富翁，生了一對愚魯不堪的孿兒子，天天只曉得吃飯玩耍，不想做一點正經事情。富翁心裏很擔憂。有一天，他叫他們到面前來吩咐他們道：

「阿大！阿二！你們倆的年紀也不算小了，天天這樣胡鬧總不是事的。要曉得現在世界上是沒有一個只吃飯不做事的人的！所以你們也應該出外去找點事情做做了！吶！這裏是兩百塊洋錢，你們一人拿一百塊洋錢，到外面去學一點本領再回來，否則不要進我的門！」

阿大和阿二聽了之後，沒奈何，只好各人拿了一百塊洋錢，出門之

後，便分道揚鑣，各奔他們的前程去了。

先說阿大自從和他兄弟分手以後，飄來飄去，找不出一件相當的事。有一天，他忽然在一個鄉村裏的一間茅屋門口碰見了一個養蜜蜂的老人，他看看這個玩意兒倒有點趣味，於是就用一百塊洋錢向他買了一桶蜜蜂興沖沖的回家來了。在半路的時候，他遇到了他的弟弟阿二，阿二肩上背着一根鳥鎗，神氣很活現，原來這支鎗，他也是用一百塊洋錢，向一個打鳥的客人買來的。

於是阿大和阿二兩個人，都攜帶着他們立身的東西，跑到家裏去見他們的父親。

他父親看見他們回來了，十分高興，便問他們學了些什麼本領回來？於是阿大便把那個蜜蜂桶獻給他看，他把桶蓋一揭之後，裏面的

成千成萬的蜜蜂，便都嚶嚶嗡嗡的飛了出來，而且統統飛聚在他父親的頭上，不肯飛去。

阿大和他的父親都嚇得面孔都變色了！但是阿二却很安適，他慢慢的提起鳥鎗，若無其事的說：

「你們看！我來驅逐這些小虫！」

砰！小虫倒沒有打死，他父親頭上却添出了一個大大的窟了！

呆兒子的故事

定民

一家，二個兒子，都非常愚蠢。

有一天，他們的父親把二個小孩都叫了來，說：

『你們倆年紀也不小了，還是什麼都不知道，看你們怎麼好？……』

……出門看見不認識的人，連句話都說不上來，教人多麼笑話？……』

……今天你們到外邊學幾句話來給我聽，我試試你們怎麼樣。』二個

呆兒子便跑到街上學話。

老大跑到廟門前，聽見許多小兒唱的山歌很好聽，就學了回來。他們唱的是：

「開山門，

見金剛。

金剛頭上裝金裝，

金剛肚子寬揚大，

金剛放屁滿堂香。」

老二跑到一個賣蘿蔔絲餅的舖子問：

「這叫什麼？」

「蘿蔔絲餅。」賣餅的說。

「什麼的？」

「油炸的。」

「裏邊裝的什麼？」

「裏邊裝的蘿蔔絲。」

「給誰吃的？」

「給你吃的。」賣餅的惡恨恨的說。老二就把賣餅所說的幾句話學會了。

二人到了家，他們的父親問：

「你們學會了沒有，一人幾句？」

「我們都學來了，一人四句。」二個呆兒子說。

「你們說吧。」

「我先說！」老大說。

「我先說！」老二說。

「一人說一句吧！」他們的父親說。

『開山門，見金剛，』老大說。

『蘿蔔絲餅。』老二說。

『金剛頭上裝金裝。』

『油炸的。』

『金剛肚子寬揚大。』

『裏邊裝的蘿蔔絲。』

『金剛放屁滿堂香。』

『給你吃的。』

呆妻的故事

定民

(一)

甲，乙二人，都已娶妻：甲妻非常聰慧，乙妻却很愚蠢。

一日，乙去訪甲，適甲外出。甲妻正在繡花，乙道：

「嫂嫂！您的花繡得真好。」

「勿好，您勿嫌不好，我就替您繡點。」甲妻回答。

「嫂嫂這裏的水滸，借我看看，幾時看完就送來。」乙又問。

「上部水滸，被朋友借去，只賸得下半部，您要看就拿去吧！」說着，就把水滸拿出來，交給乙。

乙到家後，大讚甲妻能幹，會說話。並且把甲妻所說的話，告訴了乙妻。乙妻就說：

『這算得什麼，我也會說。』

『你說得好聽，未見得吧！』乙帶譏諷的說。

過了幾天，甲到乙家，乙正出外訪友。乙妻抱着小孩，在院子裏玩

耍。甲就說：

『令郎真好玩，白胖胖地，多麼可愛啊！』

『您倘使不嫌不好，我幾時替你生一個。』乙妻很得意的說。

甲不禁大笑，又問：

『嫂嫂家中的黃曆，借我看看。』

『上半部被人家借去，下半部您拿去吧！』

一日，乙又叫他妻子做襪子，她想這襪子怎麼做呢？又不知道多麼大小。就跑去問問壁鄰居，人家就告訴她說：『你到那邊廟裏，有四大金剛，有金剛把腳蹺起來的，你就照着腳縫好了。』她聽了這話，喜歡的了不得。

她把針，線，布都預備好，跑到廟裏，把布繞在金剛腳上，用綫縫好，不料脫不下來了。沒有法子，只得回去。她丈夫問他：

『襪子呢？作好了吧？』

『作好了！』

『在那里呢？』

「廟裏金剛脚上。」她丈夫跑到廟裏一看，把他氣得要命。

又一天，她丈夫（乙）又叫她做被子，這回可告訴她：

「你照着天井（即院子）的樣子，長方的，裏邊鋪絲花，四面縫上就得了。」她答應了。

做到晚上，已經做完，忽然想起她丈夫說，要同院子一樣，我們家院子不是有一口井嗎？於是就拿剪子把被子中間剪了一個大洞。又把她丈夫氣個死。

實踐古人的話

張保中

阿俊家裏失火，他的嫂嫂叫他快去叫哥哥回來搬東西，他連忙跑到朋友家，看見哥哥在下棋，他便一聲不的站他旁邊，等到棋下完，才和他哥哥說：「家裏失火，嫂嫂叫我來喊你回去。」他哥哥急得跳起罵說：「你怎麼不早些告訴我呢？」他說「古人有說『觀棋不語真君子』你難道沒有聽過這個話嗎？」他哥哥氣極，打他兩個巴掌，他站着動也不動。人們問他：「你哥哥打你，你怎樣不快点跑呢？」他說：「古人有言『舉手無回大丈夫。』我不是怕他，實在要實踐古人的話呵！」

——流傳於福州一帶——

笨兒子的故事

天臥生

鄉友陳君述笨兒子的故事二則，記之如下：

(一)

有一個人要試他那一竅不通的兒子的學問，當他父子同教師到山頂
瞧風水的時候。

他指着前面萬山崿崿間的墳墓給兒子對。這時遠遠地有一女子蹲在
路旁小解。他的兒子就指着她對說：「女子」。

他聽了大怒，道：「怎麼墳墓對做女子？」

先生在旁，替他辯道：「『生門』對『死穴』，不是很工嗎？」

(二)

他是一個十分愚笨的人，因此人家都叫他做「笨豬」。
一天，有一個人來訪他的父親。

那人問：「令尊在家麼？」

他不知令尊是什麼，就猜着答道「咱這裏玻璃罇就有，沒有令罇呵。」

這時恰巧他的父親回來聽見，告他道：「令尊就是我。切記！切記！」

以是他把他的父親的話寫在紙上夾在書櫥裏。

幾天後，那人又來訪他的父親。

問：「令尊在家麼？」

他答：「令尊就是我。切記！切記！」

那人聽了，覺得他說的又不對，便叫他去屋裏瞧。他跑入後很張皇的跑出來對那人道：「令尊被書櫥裏的蠹魚吃去了。」

笨僕故事

定民

有甲，乙兩位老爺，各有一男僕。甲僕很聰明，而乙僕却非常愚蠢。

一日，甲請乙吃午飯。正吃時，甲老爺的鬚子上，沾了一顆飯粒。於是甲僕就對乙說：『老爺！您的龍鬚上沾了顆珍珠。』甲領會了，就把飯粒弄了下來。一會兒，甲又問：『幾點鐘了？』甲僕去看一會，回來說：『大鐘三點了，小鐘兩點半。』乙見了，大加贊賞。乙僕聽了，就對乙說：『這幾句話算什麼，我比他說得還好。』一日，乙請甲吃午飯。這天吃的是麵，乙老爺的鬚子上沾了一條

麵。乙僕見了，便說：『老爺！您的肛門上沾了條蛔蟲。』甲不禁大笑。乙非常羞恥，連忙拿了下來。

乙家中沒有鐘，只有兩只貓，貓眼大了，就是晚上，貓眼合成一線時，就是正午。乙想他出了一次醜，我再問問他幾點鐘，看他說得出來，說不出來。於是又問：『現在幾點鐘了？』乙僕跑到外邊看了半天，才跑進來說：『老爺！大鐘上房了，小鐘睡着了。』

書獃子

嚴長治

書獃子彭老先生，他平日的舉動，除讀死書，講禮儀，咬文嚼字，搖頭擺尾，踱方步……外，別的便什麼也不管了。

一天，他到城裏去訪友；在半路上，腹中覺得微痛，便覓了一廁所登上出恭。他見廁所的牆壁，大半坍塌。便說道：

「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朽木不可雕也。」

他方踏上坑板，不料坑板微有搖動，幾乎把彭老先生搖落坑中。他又說道：

「岌岌乎殆哉。」

正在吟誦之際，坑板又一搖動，把彭老先生搖落坑中。他便繼續說道：

「落在其中矣。」

獸小子

獸小子年紀已經不小了，家也成了，也快要掌理家務了，但還不會說話。他爹娘很爲憂念，於是取四十兩銀子教他帶着出去學話。

獸小子走出不遠，忽聽見一人喊道：「是我來！」他於是走向前問道：「大哥！大哥！你說甚麼？你如說給我，我給你十兩銀子。」那人便說給他，他給人家十兩銀子。又往前走，逢見一人喊道：「我一陣的高興！」他又拿十兩銀子給人家。要求教他那句話。人家教給他。走着走着，又遇見一人喊道：「那是自然！」他又拿十兩銀子要求教他那句話，人家教給他。末後他又遇着一人說：「罷了罷了真罷

了。」他又拿十兩銀子，要求教他那句話，人家教給他。於是他很得意的回了家。

回家後，他爹娘問明，也很滿意。於是將鑰匙之類交給他，家務就完全歸他經理。他更爲得意。次日，想再向鄰里誇耀，他已經學會許多話，于是大清早起即到街口大聲喊叫道：「是我來！」這時村中出一疑殺案，差吏正在訪緝凶手未得，見有人大清早起在街口喊叫「是我來。」以爲凶手投案，便一齊上前將他捕獲，因問道：「你爲甚麼殺人？」他這時仍學說他那話道：「我一陣的高興。」差吏說：「高興你就殺人嗎？你須知道殺人就得償命。」他說：「那是自然！」差吏道：「你願償命更好，馬上就立地正法。」他說：「罷了罷了真罷了。」話才說完頭已落地。

獸兒子

杜庸

有一戶人家，不幸遭了回祿，主母就急忙叫兒子去喊爹回來救火搬物。她的兒子快步地跑到他父親常在著棋的友人家裏。既到了棋盤邊，他倒啞然立着一聲不響。

局終，他父親問他來作甚麼。他才答道：『我家祝融光臨矣！』他父親一聽見這句話，氣得破口大罵，爲什麼不早早告訴。他卻從容不迫地答辯道：『古有明訓「棋邊不語是君子」大人豈不知乎？』到了家裏，已經變成一片焦土了，祇有一根烏黑的住子，還巍然立着。

『嗚呼！三代以來未有如此之「長炭」也！』獸兒又在搖頭擺尾地
長吁短嘆了。

獸兒子

杜庸

某富翁坐擁巨資，可惜他的兒子非常愚笨，雖請了許多有名的先生，然總不能教他認識一個字。

做父親的雖然不快，惟愛子心切，免不了又替他請了一個更有名望的先生。果然，過了幾個月，他的兒子認識一個「一」字了。

「這是多麼可喜可慶的事！」他的父親這樣想着。一天，他家的僕人掃着陰溝泥，因為曉得他已經認識一個「一」字，所以就隨手把掃帚在白牆壁上劃了「一劃」，問他這是什麼字。他把頭搖搖，僕人告訴他這就是一字。他說：『哼！「一」字沒有這樣粗大啦！』

鄒二癡子的故事

馬德良

從前鄒家村上有個鄒阿二，人家因爲他的身體很肥，氣力又大，做起頑意兒又頂令人發笑，所以給他一個綽號叫癡子。

癡子不做什麼正經事情，一天到晚在外邊跑來跑去，東村西巷，無處不到。跑的時候，手裏終握着些磚，石，樹枝一類的東西；嘴裏還不知哼着些什麼。許多小孩子們看了他，都要喊兩聲鄒二癡子，還要拾兩塊瓦片擲他。不過他很和氣，終是向他們笑笑。

有一天，鄒二癡子想要到城裏去頑頑，他候在河邊，見有船行過，就大喊：「搭船！搭船！」不過船上人因爲他終是搭了船不付錢的，

所以當做不聽見，自管自的搖著櫓，睬也不睬他。他這時候真恨極了。恰巧前面有座橋，他就發起痴來了。在路旁拿着一只尿缸，放在橋頂上。正是那只船行過的當兒，把牠向船頭上擲去。豁瑯一聲，船頭打破。

到了三月初三日，西高山上又要賽會了。鄒二痴子又要發起痴來了。他預先到紙馬店裏去買了一件紙頭衣裳，在背心上寫着「忤我娘」三個大字，就穿了去遊西高山。遊山的人很多，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長的瘦的，肥的短的，不下幾千。鄒二痴子在人堆裏跑來跑去。有些識字的人，看見他背上的字，都不免要唸一聲「忤我娘」。他就連忙答道：「不會，不會。」那些人恨極了，就有幾個人想去拉止他打，不料他的衣裳是紙做的，豁喇一聲，給他逃去了。

呆子偷呆子的洋錢

杜庸

有一個窮呆子，偶然間很榮幸的拾着了一百塊洋錢；回到家裏，找來找去找不出藏洋錢的地方。想了好久，才想到一個地方可以藏洋錢而不致于被竊——那便是牆壁肚內。然終之覺得不很妥當，惟恐被人看出他的形跡，竟在疑信參半之際，忽被他得了一條妙計，就是在藏洋錢的牆壁外面，貼上一張聲明，寫的是：『壁內並無洋錢，路人不必來挖。』

次晨，洋錢便不翼而飛了！這是被對面的另一窮鬼偷去的。那窮鬼偷了洋錢，心裏非常不安，恐被別人發覺似的。爲防止別人

嫌疑起見。才想得一個聰明法子，在門口貼上一張字條，書道：『我張三素稱規矩，並不偷王二銀錢。』

兩個麻木的人

王鴻圖

有一個麻木的人出門作買賣；到了一個村莊，天氣又漸漸的黑了。于是他住到小店裏。那店里只有一個炕，住店的人不得不幾人同睡。炕上臭蟲很多，咬得他左翻個身，右翻個身，老是睡不着。他用手指抓回來，抓回去，不斷斷的抓起來。但是他仍然發癢；于是有大多大的力用了多大的力抓起來；抓了一會，還是發癢。原來他抓了這麼一大回，並不是抓的他的身子，（因為他麻木得很，覺不出是不是他的身子，）乃是抓在另一個麻木人的身上了，抓得那個人滿身流血，流在褥子上。

一會兒，那個人醒了，並不覺得身上疼。拿手一摸，褥子水濕，便毫不疑惑的，認爲是自己撒溺在炕上了。看看天氣還不明，趕緊起了牀，到後邊院裏撒溺。

到了後邊院里，他解開褲腰，就要小便的時候，店房的鄰家正「ㄉㄤㄤㄤ」壓豆漿；他聽着這種聲音，以爲是他撒溺呢。等了老大回，「ㄉㄤㄤㄤ」的聲音停止了，他才繫上褲腰。自言自語的說：『這拋溺真大啊！哈！』

——直隸，昌黎流行——

盤古以來

有一個迂夫子，不說話則已，一開口便是詩云子曰，滿嘴子乎者也，如此習以爲常了。有天他自己的樓屋起火了，他覺得燒毀了房屋不要緊，燒了棟樑却可惜，於是打定主意向鄰舍去借鋸子，梯子來鋸棟樑。到了鄰舍那里，他搖頭擺尾的道：『……家門不幸，回祿降臨，告借梯與鋸以鋸舍下之棟樑……』等到借到了梯子和鋸子，房屋早經燒光了，棟樑也燒成焦炭了。他不禁喟然嘆道：噫！盤古以來，未見如此大炭也！

蠢媳婦

詰筌

一個人娶了個老婆蠢得出奇。

一天，她丈夫出去鋤地，臨走說給她午上包餃子吃。她不知餃子怎樣包法，便到鄰家去問鄰家人說：「你怎麼連餃子全不會包？沒吃過豬肉，還沒見過豬走？」

她恍然大悟，立時回了家和好麵，將家裏養的小豬包上，扔在鍋裏就煮。小豬登時掙扎開，叫喚着跳出鍋就跑了。她非常驚訝說：「餃子怎麼還會跑呢？」

她丈夫回家，向她要餃子，她說餃子跑了。後來她丈夫知是那麼回

事，將她打了一頓。

她丈夫叫她做被子，她又往問鄰家。鄰家人說：「你可做得像你家單扇門似的。」

她回去便將單扇門取下，用布包好，給她丈夫蓋上。不料用力太猛，致將她丈夫壓死。她很難受的哭道：「你真沒福哇！一蓋被子便煖烘死了！」

——流傳於直隸任邱——

張五麻子的故事

二

一天，總爺底口，似乎渴極了；於是就大搖大擺地喊他去買柑子，而當時却是暮春三月，並且是從前從前的四川的暮春三月，事事要強的張五麻子，已經得着蠢東西的榮銜，再不敢領懶皮狗的渾號了：所以一直就到肉舖裏去，買了一片豬肝；而且割一個耳朵來放在荷包裏。

『稟總爺！』

「甚麼事？」

「肝子買來了。」

「喊你買橘柑，怎麼買豬肝？耳朵那裏去了？」

「在荷包裏。」於是他就慌不忙地摸出來遞與他。

二

總爺雖然生在我們這個講精神文明的中國，但確是有點愛過所謂帳生活的人，不說別的，只要你同他吃飯就證明了。所以當張五麻子侍飯，看着總爺底筷子上長出眼精，或許眼精上長出筷子的時候，又開口了：

「稟總爺！」

「甚麼事？」

「那個肥！」

「我曉得！」

「曉得嗎別個揀去了。」

三

其實總爺亦很滑稽，到了臘月三十，忽然把他開除了；於是衙門裏頓時充滿了快活的空氣，因爲很可以爲幾天談天的資料。但是張五麻子，却也並不在意，而且還微微地向他的同事笑道：

「看看！明天一早就進來。」

果然，還沒有到天明，他就倒在總爺底門口睡着。總爺把門一開，

就問道：

「那個？」

「元寶。」

總爺聽着這話，不知不覺的就答個：

「滾進來！」

於是他就翻身起來道：

「總爺底賀書在那裏？」

「桌子上。」

他倆微微一笑，緩緩地去了。

他的當了老太太的母親，忽然老來死了，這自然要念念經。但是麻衣草履跪在蒲團上薦靈的他，都沒有一點兒悲意；因為他在第一次號淘大哭的時候，已經被笑爲太難聽了。然而他亦的確感到空虛無聊，一個流水似的性子的人，那裏能這樣安靜的聽木魚底聲響；所以他底俯着的頭，就不免隨着他底眼精左右盤旋。他忽然把頭一抬，猛可的就發現了那個很漂亮的敲木魚的少年和尚，呆呆的望着簾內底一對香鈎。他彷彿就像得着一條新生命一樣，從鼻子裏就哼了一聲；慢慢的離開靈前，跑到廁所裏去選了一根醫家之所謂『人中黃』，香腸似的包着，然後才將他的妻子底衣服一穿，頭帕一頂，羞答答地，亦可以

說是裝模作樣的，在簾內竊窺，和尚底心，越發蕩蕩乎了，於是伊的他，就趁着勢把這包五香茶點遞與他。和尚誠惶誠恐地，拿來放在他底荷包裏，可惜只摸着意中人底似嫩而且實在也可以說是嫩的手。他心猿意馬地，打了兩個阿羅，於是就一大慈大悲南無阿彌陀，「木魚一放，經書一折，三五步就跨到林中；正要搜着，忽然對面就來了這一個笑哈哈的張五麻子。

「師傅！好豔福！」

「甚麼！」

「你還要裝瘋嗎？」

「當真甚麼？」

「將才李四嫂遞一包甚麼與你？」

『那裏！』

『我親自看着，你還要辯嗎？』

『甚麼，你真愛說笑。』

『你把你底荷包拿與我看！』

『沒有，沒有。』

『沒有嗎？我要搜呢！』

於是他就走上前去；和尚一慌，把荷包死死地抱着，然而張五麻子也不見得與他力爭，只在和尚底荷包上揉了幾揉。

五

老鴉都在叫早，還沒有聽着雞聲，於是張五麻子就從床上翻起身

來道：

『怎麼沒有聽着雞叫呢？』

他的妻子只是一聲也不響，望着他出神。

『跑落了嗎？』

他的妻子仍然不開口，但是眼光更可憐了。

『究竟怎樣？』

他連連地問，才知道是王瞎子回伊說的，伊犯了七殺星。要兩斗米一個雞才能禳解，他不待伊說完，就怒沖沖地道：

『我不想着——倒跌你一足！』

『幸而我禳解了；不然，這足夠受！』伊這樣地想着；張五麻子亦珊珊地上了衙門。到了下午，忽然在街上遇着了王瞎子：於是他就

暇思案地去借了一根竹竿，故意地上前一碰，跟着就拿竹竿向他亂打。王瞎子痛極了，把他抓着，死也不放，但是張五麻子却不慌不忙地，在看衆底笑聲中罵道

『你這個東西：我瞎子，你都瞎了嗎？』

王瞎子底手一鬆。

『呵！你亦是瞎子嗎？』

六

一個青年滑稽的人，到了『腰無半文』的時候，自然不能去向我們這個講精神文明的中國人言借。因爲這正是聖人之徒的子孫非笑『利口的小人』的一個機會。但是幸而處處猶有方便法門，所以那天張五

麻子就從簷前高掛『田租尙』——『當』的房子裏出來了。他歡歡喜喜地吧錢拿着，買了兩斤麵，提回家裏。那曉得在路上就遇着他的同事，無論如何都要吃他的；自然，他怎肯做出那種吝嗇的樣子，所以就成一個『啞子喫黃連』說不出來的苦。過了幾天，他聽着他這幾位同事，在某處聚餐，於是他就拿一個裝葫豆瓣的空罐，盛以稀而且爛的人中黃，和飛而且跳的蚱蜢，一搖一擺的去了。

『麻子——你提的甚麼？』他們正在吃飯，一個傾湯的就這樣問。

『上好的葫豆瓣。』

『提到那裏去？』

『姑母那裏。』

『甚麼姑母，拿來吃罷！』

『不行，不行。』

『對對對，炖肉要來了。快點撕開。』

嚓地一聲。封面已經落下來了；於是就像舊戲台上演的，打開了地獄門一樣；濺遍了桌子上所有的嘴和臉和盃，尤以撕的人爲甚。

可惜他不是一個『惟有讀書高』的文人，不然，縱不能得着一個滑稽家的榮譽，也可以享有二分狂士的大名。現在既然混跡於士君子所不齒的下流社會，惟一的渾號，自然只有『衣祿。』所謂衣祿，就是說曲薄話太多了，天老爺就要奪他底衣祿。張五麻子不幸成了這兩個字的中心，於是成都的人茶餘酒後，一提到他底大名，就都扯滿弓，搭上箭，向他射去。到了我的祖父的祖父的兒子的兒子的孫孫——我，更分不清楚誰是箭，誰是垛？不過有一件事，却是很可惜的，就

是這些身去的箭。不免只是箭頭，所以一談到他底結果，大致都是律的——滑稽的慘死；因為這才可以滿足聽衆底一個尋常的心理。

——流傳於成都——

沒有常識的弟弟

曉白

從前滿清道光年間，亡場有位富翁，膝下只一兒一女，全都送入雞婆學（註一）裏去讀書；而其子的年齡最幼，大約是六七歲時，每早都是他姊妹碧雲帶着一路去讀書。

一日清晨，他倆梳洗完畢，仍然照常向學堂邊走去。當經新街時，弟弟便發現一件奇異的怪事，是他有生以來，未曾經過的。乃是兩條狗正在街前扯騷（註二）但他不知狗那是在作什麼，乃連忙用手指著，很驚異地問碧雲：

「姊妹！你看！那兩條狗是在做什麼呵？」

碧雲被他這一問，知道是難於答覆，便欺哄的答他說：

「弟弟！牠們是在打架。快些走，莫管閑事；老師要背書了！」碧雲這一說，就把弟弟哄住了，仍向前走去到學堂裏了。

晚來他倆都在家自習，不知因什麼事弟弟着怒姊姊了！她聲聲都在罵他：「可惡，不應……該……」但他只沉默不言的呆視桌上書本；好像在思索什麼似的？當碧雲正罵得起勁時，他忽然帶着苦笑的面孔，對他姊姊憤怒道：

「啲！啲！你該不像狗那樣和我打起架來吧？」

這時碧雲氣急了。要想告訴媽媽，而自己已是成人的女子了；想立刻打他弟弟幾下，又是她自己造的孽；所以竟啞子吃黃連的忍受了！從此她不敢在人前輕易地罵他弟弟一聲，恐防逼得他硬要同她打

狗架啊！

——流傳於敍永縣——

註一，雞婆學是鄉人稱私塾館，表示無價值之意。

註二，扯雞是狗之交合，吾鄉俗稱如是。

多來人

王心平

某家族裏邊，最聰明多謀的，是這一位老頭子。他的年齡很大了，很有經驗，並且在這一族裏他的身輩也最高，都呼他二大爺——即二伯。有一天二大爺正在地裏做工呢，家裏飛似的來了一個人說：『二大爺快回去吧，快回去吧，再遲一會兒不回去，就不行了。』也沒說明是什麼事。二大爺也顧不得問，一口氣跑到家裏一看，原來是一個牛伸頭去水缸裏喝水，水缸口小，頭一伸進去，兩角一下叉在裏邊，再也拔不出來了。誰也想不起方法，怎樣是好，因而把二大爺請來，想想怎樣辦呢，他總算是老智多謀的。

二大爺一看，把鬍子一摩，自自然然，不慌不忙的說：『這還想不到法子來，這還用得大驚小怪，咳！真沒成色，拿鋸來。』

家裏的人立刻就準命去拿，鋸拿來了。

二大爺說：『把牛頭鋸下來。』

話沒落地，家人可把牛頭鋸下來了，但是牛頭仍然在缸裏呢，還是出不來。

二大爺問道：『油錘俗名鐵錘曰油錘——在那兒呢？』

大家回答：『在樓上呢。』

二大爺又說：『去外邊多叫幾十個人來呢。』

家裏別的人，都莫名其妙，多來人幹什麼。但是他們覺着，這不知道是什麼妙計呢，誰敢不準命，傾刻之間，叫來一二十個年青人。

態度異常安閒，大有諸葛亮三氣周瑜的樣子。

二大爺說：『把牛給我抬到樓上，擱在油錘靠近。』發令的時候，牛抬到樓上了，二大爺說『把缸打毀。』

果然缸打毀了，牛頭得掏出來了。因而二大爺很得意的說：『今天把這個牛剝一剝，趁大家都在這兒呢，穩就煮煮牠，使大家吃了牠好啦，並且藉着謝謝大家的勞神。』

到肉煮熟了，大家都坐了，自然是二大爺的首座。正吃到快活的時候，大家向首座一看，二大爺在那兒嗚咽哭起來了。大家都很驚奇的問二大爺爲什麼哭。

二大爺說：『你們想想我還能活幾年呢。現在我還在呢，你們連這點小事情就解決不了，我還可以給你們想法子。到我死了以後，我真

替你們發愁。如果萬一遇着一點小事情，你們可怎樣辦呢？」

錢痴的漢子

從前某處，有一個窮漢，他的心裏，常常想着發財。有一天，在廁池上放屎，不覺又想起發財的事來了。他想：

「我不要過多的銀子，只要有十萬就夠了。我將這十萬銀子，四萬去買租穀，二萬去建一座大屋，存下的四萬，一萬買家具，一萬給我的老婆做私蓄。家裏請了十多個工人，可預備早冬二季到鄉下去收租。這時候，我就是一個堂堂的富翁了。」

想到這裏，心中樂不可支，儼然那夢想的富翁，已經在他身上實現起來了。未久，又續想：

「可是，我還不是存有兩萬銀子麼？那兩萬銀子，又將怎樣處理牠呢？……有了，我去買一個堅固的鐵箱，將那兩萬銀子放在箱裏，要用時，就去取了些出來，這不是很好的嗎？」

過了一會，他又退一步想：

何必十萬呢？——不用，大約五千銀子，我也儘够發財了。再不然，單有五百銀子，不是也很足了嗎？」

想了許多，他的精神有些紛亂了，不覺身子忽一搖動，墮下廁池裏去，染得一身都是臭屎。立時跳了起來，大聲說道：

「以後我半個都不要了！」

愚夫賣豬的故事

有一位賢會的女子，配了一個愚蠢的丈夫。一天到晚，甚不快意，想起她的丈夫來，心裏總是煩悶得很。有一回，她要叫丈夫上市去賣豬，但是知道他一定不能做買賣的，沒奈何，只想到了一個教導他的法子，於是，便對他說道：

「你到市上去賣這個豬，須要找着一位鼻孔向天的，纔好賣給他。」

他聽了這話之後，立刻挑着豬上市去了。當他跑到市裏的時候，他如發狂似的，向着街上四處奔走。跑不多時，果然有一個穿長衫的

人，立在牆壁下看告示，面上仰向着天空。他見了，便以爲這就是所謂鼻孔向着天的。立刻要求這個人買他的豬。這人不知道他是什麼緣故，便道：

「你爲什麼要我和你買豬呢？」

他道：「這豬是我的妻叫我來賣的，當我要上市來時，她對我道，你把這豬挑到市上，須要找到一個鼻孔向天的，纔好賣給他。如今你在這裏面向着天的仰望，就是她所說的鼻孔向天的人了。你怎麼可以不利我買豬呢？」

他聽了，哈哈的笑道：「原來是這樣。好，要我買你的豬，是很可以的，但錢須明天纔能還你。我的家在人祖住的後面，旁有嗎嗎哭的聲音；我的姓，是姓霜姓雪，名，是名七名八。明天你便可到那裏叫

我的姓名，向我拿錢了。」

愚夫聽了，默記在心裏，便跑回家去了。到了家裏，對他的妻道：

「豬已經賣去了，但是錢須候明天纔得取回。那和我買豬的人，他的家在人祖住的後面，旁有嗎嗎哭的聲音；他的姓，姓霜姓雪，他的名，名七名八。他吩咐我明天到那裏呼他的姓名，和他討回豬錢。」

他的妻聽了，心裏暗下明白了。於是，隨便應了他一聲道：

「賣去了就好。」

到了明天，他的妻對他道：

「你今天要上市向那位昨天和你買豬的人拿錢，只要尋着面前有祠堂和旁邊有人讀書的地方，你叫着顏（I）阿十五兄的名字，便得

了。」

他到了市上，依着他的妻告訴他的做去，果然那昨天和他買豬的人，應聲的跑了出來。倉皇問他道：

「你是誰呢？」

他道：「昨日賣豬給你的。」

那買豬的驚道：「你怎麼曉得我的住址和姓名呢？」

他道：「是我的妻告訴我的。」

顏十五兒聽了，知道他的妻是很賢慧的，就把昨天的豬錢交還他。

心裏想把她玩耍一下。原來愚夫上市時，帶有一個盛物的東西同去，顏十五兒便摘了一枝美好的花，和一大堆牛屎，放在他所帶的那個東西的裏面。並對他說道：

「這裏面有很好的東西，在路上不可打開來看，回到家裏，便可知道。」

他信以爲然。便攜着急急的跑了回去。他的妻見丈夫歸來，就把他所帶回的東西打開來一看，見了，立刻嘆道：

「美麗的花，插在牛屎堆裏，不是像我配了這愚夫嗎？」

她心裏十分愁悶，想來想去，愈加難過，遂決定了尋死的主意。

到了次日，她跑到海濱，將要投水的時候，不意遇了一個人，挑着一個汲水桶，和一個能漏水的竹蘿，把桶裏汲起來的水，倒在竹蘿裏，倒了許久，沒有一點水在裏面——都流掉了。她看了一陣，便問他道：

「阿伯呀！你爲什麼在這裏做沒有道理的事呢？」

他答道：「不妨。」

她聽了，續問道：「你這樣，究竟爲的是什麼緣故呢？可以告一告我嗎？」

他道：「因爲前天我的妻經過這裏，不意頭上的銀釵，失落了一朵下去，現在我要努力把這裏的水，汲個乾淨，尋找出那朵銀釵來。」

她聽了，暗嘆道：「天下的人，不單我的丈夫一個人是愚的，愚過我的丈夫的還儘有呢，像這個在此汲海水的人便是了！現在我因爲丈夫的牛愚，便要到這裏來投水，豈不是錯拋了人生的幸福嗎？」

嘆了，便折回去，不再想去尋死了。

原來這位汲水在竹蘿裏的，不是別人，就是前日和愚夫買豬的顏十五兒。因爲他知道愚夫的妻，見了美麗的花插在牛屎堆裏，必因感觸

而去自尋短見，所以他就假裝做愚夫，在海濱幹着那樣不近人情的傻事，使她看了，有以自行解慰，而不至于絕望輕生呵。

註一——海豐方音，「類」與「寒」相同，「姓霜姓雪」寒也，因以諧「類」。

饞媳婦

詰笙

以前，有個媳婦，饞的非常，只要看見好吃的東西，便唾涎流出三尺長，無論如何，總想盡方法吃點解了饞才罷休。

一天，她家死了一條狗，婆婆教她去煮，這自然是她極樂做的事。火侯到了，極香甜的肉味漸漸從鍋內放出來，她的饞涎也不由的順着嘴角流出來，幾乎支持不住。

後來肉熟了，她照照四外無人，忙掀開鍋蓋，用鉄勾子將那塊又肥又香的肝花舀出來，也不管熱不熱，就狼吞虎嚥的吃了，抹了抹嘴，將鍋蓋蓋好，然後去告訴她婆婆說「煮好了」。

婆婆便出來，將鍋蓋掀開，果然肉已煮好了。于是一塊一塊的將肉全盛在盆裏，——但盛來盛去，總沒見那肝花。

她本有嘴饞的名，婆婆忙問道：「怎麼那肝花沒有了？」她却反問道：「狗還有肝花嗎？」婆婆說：「狗怎麼沒有肝花？準又是你偷吃了。」她說：『人家常說，「牛無上牙狗沒肝。」婆婆你這麼大年紀，怎連這個全不知道?!』

婆婆立時到了牛棚裏，看了看牛果然沒上牙。便以爲狗真也沒有肝花，這事才得掩飾過去。

不幸的近視眼張心

一 一隻黑狗

一日，張心清晨起來，提着油罐去寨裏灌油。正走之間，看見面前有一堆黑色的東西，他心裏暗想：起早的人真有運氣，這件黑皮襖出不了我的手了，他心裏一面想，他的手就本能的（因為眼不管事，碰見什麼東西，總是先用手去摸摸；久之成了習慣。）去抓那件黑皮襖。這一抓，災星就卦在張心的頭上了。那隻黑狗覺着（因為正在睡覺）有敵來襲，不管三七二十一（惡！）恨恨的咬一口就夾着尾巴竄

跑了。可憐張心的指頭被他咬掉了一個，鮮血流個不住。他忽然計上心頭，就把他的小衫撕下來一塊，又捏些土麵按在傷處，用布裹好，提着油罐，咬住牙仍舊往前趕路。

二 從門縫裏射出來的燈光

因爲他在路上遭了一次挫折，到寨裏的時候，已經是昏黑了。街上的舖子都上了燈，他走到一家油店前，看見繫着許多繩子，（其實是從門縫裏射出來的燈光）。他只是跳個不住，嘴裏還咕嚕着：『你們油店的人也想欺侮我了；弄些繩子在這兒絆人……』店裏的夥計聽見了，開了門，繩子也無形中沒有了。他肚子裏裝滿了悶氣，也不理會他們：灌了油，憤憤的走出了寨門。

三 蕎麥地

幸而是十四五時光，月亮給張心做了燈籠，走路還不十分困難。大約走了一里多路，他隱約看見前面有一道大河橫在那裏。又走了幾步，他就轉了方向，順着河沿走去。意思是想找一座橋梁好渡過去。但走了多時，總不見有；他心裏暗想：這樣長的河，十年也走不到盡頭；天氣又不涼，不如從淺的地方渡過去？……他就脫了襪子，鞋，把牠們塞在腰間，摸摸索索的走到河裏。『啊！好深的草呀！』他叫着又本能的折了一枝放到眼上看，不禁喘的笑了。『唉，原來是一塊蕎麥地！』他只得走過了蕎麥地，重復將襪鞋穿上。他想着又耽擱許多時候，要得兩步合成一步走才是。

四 『勺勺水菜瓜』（勺勺就是人在高處墮下的意思）

張心吃勁走了一陣，熱的汗流澆背。他一面走，一面想望找一個池子洗洗澡才好。他的幻想竟實現了。恰好前面不遠有一個池子，岸上還長着一株柳樹。他就走到柳樹下，看看池子裏的水好似一面大鏡子那樣平靜。張心一時高興極了；想着：這麼一個清潔可愛的水池，岸上還有一株灣腰柳樹，……（他忽然妙想天開）上樹上勺勺個水菜瓜，豈不出出我肚子裏的悶氣！他想定了主意，就脫的渾身上下沒一條線，爬上了樹，用盡力量把他的身子往下摔去。只聽『呃呀！娘啊！』的一聲，一個人赤條條的在打麥場上亂滾狂叫。還幸，那株柳樹是灣腰的，離場面尚不高，不致毀了張心的身子。直到他身上的熱

汗變爲涼汗，涼汗又被風颭乾了的時候，才徐徐的站起來；重穿上衣服；提着油罐；嘴裏咕嚕着：『霉氣！倒霉！……』的又往前走了。

五 吃狗屎

張心走了沒多遠，肚子裏只是轆轤的像車輪在那兒轉動，由經驗他知道這是要「出恭」的預兆。他就找一個適當的地方，山坡上，蹲下；把肚子用勁一拘攣，忽然在他面前有一小長圓柱體骨碌下去，他叫喊着：『老鼠！老鼠！』隨着也追下去，一直追到溝裏才把牠抓到手中。『紅薯！紅薯！還熱着哩！』他的食慾大作，叫着就咬了一口。『哦，狗屎！』

六 復仇

東方已變成了魚腹色，一個不幸的人仍在路上蹣跚的走着。當張心覺着天已亮的時候，太陽已高高掛在天空了，這時候他才知道他雖然漫山遍野的辛苦了一夜，但是仍看不到他們的莊村。再看看罐子裏的油已撒了大半，腸子又在肚子裏橫轉亂叫；而此次可不是出恭的兆頭，分明是胃臟想吃食物了。而這時候的張心真是一啞叭吃苦瓜，說不出苦來。於是他又找着舊路，沒精打彩的蹣跚走着。又來了！他猛一抬頭，看見前面少遠又有一堆黑的東西，就喃喃說：『光景是又在等着吃我的指頭了！可惡的傢伙！』他就順手在路旁檢了一塊石頭，偷偷的溜到那個狗跟前，把石頭用力一甩，只聽「啞啞」的一聲，一

個黑色的賣油模的鍋成了幾片碎鐵了。這鍋的主人，就是剛到寨裏回家的賣油模者；恰好他走到這兒，把牠放在路旁去小便了。等到他聽見「噹啣」一聲，回頭見是他的鍋碎了，趕快跑過來，一時怒火攻心，就沒頭沒腦，拳掌交加的打了張心一頓，還聲聲嚷着：非賠他一個新鍋不行。正在二人爭吵的當兒，恰好張心的叔叔走到這裏。才保着張心回家了。

七 蠅子作祟

張心回到家裏，午飯已經吃過了；他把真事瞞過，只對他老婆（妻）說：油店的掌櫃待人怎樣厚道；怎樣留他住了一夜，及如何昨夜油罐沒有蓋好，老鼠把油偷吃了大半，在甚麼地方他的指頭被瘋狗

咬掉了一個……等話。他老婆聽了，也是恨那個瘋狗太不睜眼睛。接着就向她丈夫說：『這是鑰匙，去把廚房的門開了，將油罐掛在牆上；案板上還剩有幾張烙糗，去吃了吧。』他慌慌張張的把門開了；舉着油罐往牆上一掛。（掛在蠅子身上了）。『嘩啦』一聲，一個罐子又成瓦片了。他的鞋也潑滿了油。幸而他老婆是個聾子，當時也沒有聽見什麼聲響。

八 上了儉省的當

爲免掉他老婆的麻煩起見，就拿灰把地上的油遮蓋了。隨即又拿了一張烙糗走到牛屋（喂牛用的）裏。『該死的東西！不知道東西貴賤，把醬都滴拉到桌子上！』他進牛屋見桌上有一小堆黑紅色，漿糊

似的東西罵說。罵罷就把那堆（漿糊）擦到糞上，捲住就吃。『咦！
鷄屎！……倒霉！……』

九 再拿一張烙模

『真是一老鷹放屁，霉氣冲天！』偏是肚子飢，偏生出許多舛錯。……噓！……』這時張心真難過極了；一哭不是，笑不是！一回憶昨夜的事來，要是在白天裏，真要教人笑的死去活來；在吃飯的時候，管包他們噴飯，小孩子們見了，管包他們笑的淌淚！他只是長吁短嘆；又覺着鷄屎的餘味在嘴中尙未散完。又聯想及昨夜吃的那口狗屎，（還眯着哩！）幾乎要嘔出來。又略停頓了一會，他憤憤的拿烙模去了。他走進廚房，一眼看到那個蒼蠅，（是個鐵蠅子）仍安然的

在牆上呆着，他不禁暗喜道：「可要出出我的氣哩！」跑過去伸手用力拍去。霉氣神又來了；張心的手掌上釘了一個窟窿，血流不止；他仍照例捏些土麵按在傷口上，用布纏好；悄悄的走到牛屋裏，想着要睡一覺。

十 又打爛了一個罐子

他走進牛屋裏，看見桌上站着一隻黑老母雞，他又惱了。偷偷的拿了一根拌草棍，（喂牛用的）放輕脚步溜到桌旁，照着那個黑老母雞打了一棍。只聽「啞啞」一聲，張心伸手在雞子身上一摸笑道：「原來是一個盆，要是一個罐，光景又要破了」！（其實是一個黑灰色的瓦罐，他誤認爲一隻老母雞，想着又在桌上拉屎。用棍一打，把罐的

上半截打丟了，故他摸着下半截好像一個盆子。）

十一 鎖住了張心的眼皮又投破了鼻孔

他老婆到底比他心細，怕他忘記了鎖門，喊道：『吃飽了出來把門鎖上，鷄子跑進去光吃東西！』一句話提醒了張心，他趕緊去拿鎖放在眼上（因為近視）去鎖去；不料「咯打」鎖住了眼皮，他就喊叫起來了。『救人！救人！我鎖住眼皮了！』他老婆聽了，沒命的奔了來，因為一時着了忙，拿着鑰匙亂投。『噯呀！錯了，你投的是我的鼻孔！』她看看牠的手掌，已被血染成紅的了。正在這個一髮「千鈞」的當兒，恰好他們的大伯從外邊回來，把張心救了出來。

——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於開封師校——

近視眼

有個老翁，眼睛非常近視；不帶眼鏡，便什麼都看不見了。有一晚他預備着睡覺，便將眼鏡取下來，向牆上找釘子挂眼鏡。恰巧牆上剛有個蒼蠅站着，他以為是個釘子，便將眼鏡向蒼蠅身上一挂，蒼蠅一飛，他的眼鏡也同時叭噠一聲，落在地上，攪得粉碎！老翁大怒，詳細一看，原來不是釘子，是一個小蠅兒。他的小孫兒看見，便找了一個小釘子來釘在牆上，預備給他祖父挂眼鏡。老翁看見牆上那個釘子，以為又是那蠅兒，便捏起拳頭用盡老力，向釘子上就是一拳；只聽哎呀一聲，釘子鑽進一寸多深，紅通通的血，往外直流！

小近視眼的故事

顧保琛

一個小近視眼，出外頑耍。

他在路上，看見一件皮襖；連忙用手拾取，不意却被皮襖咬了一口；細細一看，那裏是皮襖，原來是一隻狗啊。

恰巧路旁，人家擺著一個鍋子，他以為是一隻蹲臥著的狗。

他怒極了，便用盡平生之力，一拳打去，把人家的鍋子，打了一個大洞。

結果，被人家大罵一頓，還賠償了一個鍋子的代價，才得了事。

一天，他拿了油瓶，出去買油。

半路上，他要小便；恰巧牆上，站著一個蜻蜓，他以為是一個釘子；便把油瓶，向蜻蜓尾上掛去，只聽勿尤的一聲，油瓶落地，跌得粉碎了！

靠近某農夫，看見他這一種可憐的情形，取了一個釘，釘在這處的牆上。

第二次，小近視眼又走這處過，看見了牆上的釘子，以為是蜻蜓，便提起拳頭，用力一擊，哈哈！蜻蜓沒有打死，手掌已通過了！

近視眼

堃

有個老翁，眼睛非常近視。有一天，他想到某地去旅行；這時候，太陽正在天空中施展牠的威權，青草和樹葉都捲伏露着倦意。他走了半里多路，覺得天氣很熱，那已經多少看得出疲乏的顏面，想要去休息了一會。

他走到了一座板橋，橋下的流水，正在發出潺潺的聲音，橋上的樹木，跟着幾陣的微風顫動；老翁走到了這愜意的地方，想休息一會，便坐在那木製的欄杆上，同時又把掛在身上的一个白色包袱解下來，這時候，剛巧一隻蒼蠅，站在欄杆上，他以為是個釘子，便將包袱掛

在蒼蠅身上，蒼蠅一飛，他的包袱也同時「嘩啦」一聲，落在橋下，隨着流水流去，老翁氣極了，詳細一看，原來不是釘子，是個蒼蠅。停了一會，他便想再走了，瞥見那牆壁上有一隻蜜蜂，他以為是個蒼蠅，便不禁道。「該死的囚徒，這回可以出我的氣了」他用了老力，向蜜蜂便是一拳，霹靂神又來了，掌心被蜜蜂釘了一刺，真是痛極了。

近視眼

鞭影

以前有一位近視眼。他的鎖不得開，就尋了一個銅匠來；可巧銅匠也是一個近視眼。不知道怎樣把這人的眉毛夾進去了，這人不依，把銅匠拖進官廳。老爺一見大怒，隨手將筆擲下地去，竟將筆頭兒掉脫。差人也是近視眼，拾了一個青果核當作筆頭就遞給老爺。原來老爺也是近視眼，提筆就批案件，忽然失驚道：『今天天氣極暖，筆尖兒何以凍得這樣！』

——流傳於南京——

近視眼

嚴長治

老翁王友梅，眼睛非常近視；不帶眼鏡，便什麼也看不清楚了。

一天早上，他起身後，洗過了臉，便去吃早飯；桌上恰巧停一黃蜂，他誤以爲油炙花生，拾起來，放在嘴裏吃。黃蜂受了壓迫，把他的舌頭，刺了一下；老翁受了痛，便把花生吐出來一看。說道：

「哦！原來不是花生，是黃蜂呵！」

又一天，老翁出門遊玩。半途，迷了路；恰巧路旁有一石柱，石柱上停一烏鴉；他見了，誤以爲那人站在那裏看什麼。便向他問道：

「先生！請問往某處從那條路走的，老翁見他沒有回答，還以爲他是

個聾子，沒有聽得；只得走近幾步問他。那烏鴉看見有人走來，便飛去了。老翁便說道：「哈哈！你這人太自私了，我問你，你不肯回答，所以你的帽兒，要給風吹掉呀！」

民間故事之一

一九二八年八月初版
一九三一年六月三版

五〇〇一——七〇〇〇

每冊實價四角

編者 林 蘭

發行所 北新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